



元史卷一百三十七

昌祖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國濂等修憲然

宗列傳第三十四

奧魯察罕人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也父伯德那歲庚辰國兵下西

域舉族來歸事親王旭烈授河東民賦副總管因居河

中猗氏縣後徙解州贈榮祿大夫宣徽使柱國芮國公

察罕魁偉穎悟博覽強記通諸國字書爲行軍府奧魯

千戶奧魯赤參政湖廣辟爲蒙古都萬戶府知事奧魯

赤進平章復辟爲理問政事悉委裁決且令諸子受學

焉至元二十四年從鎮南王征安南師次瀘江安南世子遣其叔父詣軍門自陳無罪王命察罕數其罪而責之使者辭屈世子舉衆逃去二十八年授樞密院經歷未幾從奧魯赤移治江西寧都民言某鄉石上雲氣五色有物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取恐爲居人所有衆惑之察罕曰妄也是必構害仇家者覈問之果然前後從奧魯赤出入湖廣江西兩省凡二十一年多著勲績成宗大德四年御史臺奏僉湖南憲司事中書省奏爲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刺哈孫曰察罕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斯人不可治竟除武昌廣西妖賊高仙道

以左道惑衆平民誑誤者以數千計旣敗湖廣行省命察罕與憲司雜治之鞫得其情議誅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且焚其籍衆難之察罕曰吾獨當其責諸君無累也以治最聞擢河南省郎中成宗崩仁宗自藩邸入誅羣臣之爲異謀者迎武宗于邊河南平章囊加台薦察罕卽驛召至上都賜廐馬二匹鈔一千貫銀五十兩曰卿少留行用卿矣武宗卽位立仁宗爲皇太子授察罕詹事院判進僉詹事院事賜銀百兩錦二匹遣先還大都立院事仁宗至謂曰上以故安西王地賜我置都總管府卿其領之慎揀僚屬勿以詹事位高不屑此也進卿

秩資德大夫察罕叩頭謝曰都府之職敢不恭命進秩非所敢當固辭改正奉大夫授以銀印至大元年閱戶口江南諸省還進太子府正加昭文館大學士遷家令武宗崩仁宗哀慟不已察罕再拜啓曰庶民脩短尚云有數聖人天命夫豈偶然天下重器懸於殿下縱自苦如宗廟太后何仁宗輟泣曰曩者大喪必命浮屠何益吾欲發府庫以賑鰥寡孤獨若何曰發政施仁文王所以爲聖殿下行之幸甚東宮故有左右衛兵命囊加台察罕總右衛且令審擇官屬仁宗卽位拜中書參知政事但總持綱維不屑細務識者謂得大臣體帝嘗賜枸

杞酒曰以益卿壽又語宰相曰察罕清素可賜金束帶鈔萬貫前後賞賚不可勝計皇慶元年進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乞歸解州立碑先塋許之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其被寵遇如此帝嘗問張良何如人對曰佐高帝興漢功成身退賢者也又問狄仁傑對曰當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亦賢相也因誦范仲淹所撰碑詞甚熟帝歎息良久曰察罕博學如此邪嘗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繕寫徧賜左右且詔譯帝範又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紀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

等書俱付史館嘗以病請告暨還朝帝御萬歲山圓殿與平章李孟入謝帝曰白雲病愈邪頓首對曰老臣衰病無補聖明荷陛下哀矜放歸田里幸甚不覺沉痾去體爾命賜茵以坐顧李孟曰知止不辱今見其人朕始以荅刺罕不憐吉台囊加台等言用之誠多裨益有言察罕不善者其人卽非善人也又語及科舉并前古帝王賜姓命氏之事因賜察罕姓白氏初察罕生於河中其夜天氣清肅月白如晝相者賀曰是兒必貴國人謂白爲察罕故名察罕察罕天性孝友田宅之在河中者悉分與諸昆弟昆弟貧來歸者復分與田宅奴婢縱奴

爲民者甚衆故人多稱長者旣致仕優游八年以壽終子外家奴太中大夫武岡路總管李家奴早卒忽都篤承直郎高郵府判官孫九人仕者二人闊闊不花哈撒

重車曲樞

大學士

崇禎

崇禎

崇禎

崇禎

崇禎

曲樞西土人曾祖達不台祖阿達台父質理花台世贈功臣追封王爵曲樞七歲失怙恃旣壯沈密靜專爲徽仁裕聖皇太后宮臣仁宗幼時以曲樞可任保傅左右擁翼曲樞入則佐視食飲出則抱負游衍鞠躬盡力夙夜匪懈大德三年武宗總戎北邊九年讒人亂國仁宗侍皇太后之國于懷未幾復之雲中連年奔走不暇曲

樞櫛風沐雨跋涉艱險無倦色成宗崩仁宗奉太后入朝殲姦黨迎武宗卽皇帝位仁宗爲皇太子天下以安拜曲樞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太司農未幾進光祿大夫領詹事院事加特進封應國公至大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依前太司農應國公進太子太保領典醫監事四年授太保錄軍國重事集賢大學士兼太司農領崇祥院司天臺事官爵勲封如故後以疾薨于位子二人長伯都大德十一年特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遷中奉大夫典寶監卿加資德大夫治書侍御史至大元年陞榮祿大夫遙授中書

平章政事改侍御史明年拜中書叅知政事進右丞年三十二而卒子咬住次伯帖木兒大德十一年特授正議大夫懷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諸軍奧魯管內勸農事改府正至大二年遷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尚書管叅知政事明年入爲太子家令遷正奉大夫明年遷資德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擬擢侍御史改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未幾復爲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武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皇慶元年加榮祿大夫子二人桓澤都蠻子

阿禮海牙

乾隆四年校刊

五

五

阿禮海牙長吾氏集賢大學士脫列之子也兄野訥事
仁宗於潛邸大德九年仁宗奉興聖太后出居懷州從
者單弱多懷去計野訥獨無所畏難成宗崩權臣阿附
中宮不遣使告哀宗藩仁宗有聞將自懷州入京宮臣
或持不可野訥屏人密啓曰天子晏駕而皇子已早卒
天下無主邪謀方興懷寧王及殿下世祖裕皇賢孫人
心所屬久矣宜急奉大母入定大計邪謀必止迎立懷
寧王以正天器在此行矣仁宗卽白太后以二月至京
師遂誅柄臣二人遣使迎武宗武宗卽位召野訥賜玉
帶授嘉議大夫秘書監仁宗居東宮兼太子右庶子遷

侍御史崇祥院使兼將作院使閩有綉工工官大集民
間子女居肆督責吏因爲奸利野訥奏罷之閩人感悅
尋兼太醫院使仁宗卽位請召文武老臣咨以朝政又
請以中都苑囿還諸民拜樞密院副使進同知樞密院
事命爲中書平章政事辭不拜野訥之在臺及侍禁中
於國家事有不便輒言之言無不納然韜晦惡盈不泄
於外延祐四年卒年四十贈惟誠保節翊運功臣金紫
光祿大夫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趙國公諡忠靖阿
禮海牙亦早事武宗仁宗爲宿衛以清慎通敏與父兄
竝見信任十餘年間敷歷華近入侍帷幄出踐省闈廷

無間言至治初出爲平章政事歷鎮江浙湖廣河南陝西四省皆有惠政汴人尤懷思之歸朝拜翰林學士承旨丁父憂解官家居天歷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阿禮海牙卽易服南迎至於汴郊見焉帝命復鎮汴省時當艱難之際阿禮海牙高價糴粟以峙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括馬民間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卽位之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府結連靖安王等起兵東擊潼關阿禮海牙開府庫量出鈔二十五萬緡屬諸行省參政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朶列圖廉訪副使萬家閻犒軍河南以禦之令都鎮撫卜伯率軍吏巡行南陽高

門武關荆子諸隘南至襄川三江之口督以嚴備萬戶博羅守潼關不能軍是月二十五日只兒哈率小汪總帥脫帖木兒萬戶等之兵突出潼關東掠閩鄉披靈寶盪陝州新安諸郡邑放兵四劫迤邐前進河南告急之使狎至而朶列圖亦以兵寡爲言十月一日阿禮海牙集省憲官屬問以長策無有言者阿禮海牙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于畿甸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今重莫如足兵急莫如足食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郟砲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哈刺魯

鄧州孫萬戶兩軍以備武關荆子曰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都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費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鄧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以汴汝荆襄兩淮之馬以給之府庫不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家安豐等郡之粟遡黃河運至于陝羅諸汴汝近郡者則運諸熒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唯命即日部分行事自伯顏不花王以下省都事李元德等凡省之屬吏與有官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

出廉訪使董守中僉事沙沙在南陽右丞脫帖木兒廉訪使卜顏在虎牢分遣兵馬以聽其調用餽餉之行千車相望阿禮海牙親閱實之必豐必良信以期會自虎牢之南至於襄漢無不畢給蓋爲粟二十萬石豆如之兵甲五十五萬芻萬萬是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漢荆湖河南郡縣皆缺官阿禮海牙便宜擇材以處之朝廷皆從其請是月西兵逼河南行院使來報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磁南行者帖木哥過武關掠鄧州而殘之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橫絕數千里所過殺官吏焚廬舍虜民人婦女財物賊虐殄盡

西結囊家斛以蜀兵至矣阿禮海牙益督餉西行遣行院官塔海領兵攻帖木哥而又設備於江黃置鐵繩於峽口作舟艦以待戰十九日師與西兵遇於鞏縣之石渡而湖廣所徵太原之兵最爲可用甫至未及食或趣之倍道以進轉戰及暮兩軍殺傷與墮澗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爲敵有兵儲巨萬阿禮海牙盡其心民殫其力者一旦悉亡焉行省院與諸軍斂兵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阿禮海牙前後遣使告于朝輒爲也先捏留不遣不得朝廷音問已二十日阿禮海牙亦憂之親出行撫其民乃修城闕以備衝突立四門以通往來戒卒

伍以嚴守衛時雖甚危急阿禮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衆賴以安十一月六日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阿禮海牙召行院將帥憲司與凡在官者而告之曰吾荷國厚恩唯有一死以報上耳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退保吾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我乎且吾甲兵非不堅勁芻峙非不豐給而弗利者太平日久將校不知兵吏士不練習彼所以得披猖至此彼誠知我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爾何足慮乎吾今遣使告于朝請降詔大赦脅從誑誤比詔下先募士以卽位詔及朝廷招諭之文入其軍明示利害

吾整大軍西嚮以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數千上龍門繞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投退無所歸成擒於鞏洛之間必矣而我軍所獲陝西官吏命有司羈而食之一無所戮衆曰諾唯命卽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以行會有使者自京師還言齊王巴克上都奉天子寶璽來歸刻日至京矣阿禮海牙乃置酒高會於省堂以賀發書告屬郡報諸江南三省而募士得蘭住者賫書諭之西人猶撈掠蘭住訊以其實而朝廷亦遣都護月魯帖木兒從十餘人奉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人殺其從者之半械都護以送諸荆王時在河南之白馬寺

以是西人雖未解散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兵至猶豫不敢進朝廷又使參政馮不花親諭之乃信服靖安王遣使四輩與蘭住來請命逡巡而去難平阿禮海牙乃解嚴報捷斂餘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人之被俘掠者歸其家凡數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皆遣還其所阿禮海牙自始至鎮迨乎告功居汴省者數月後以功遷陝西行御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民國奕赫抵雅爾丁

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回回氏父亦速馬因仕至大都南北兩城兵馬都指揮使奕赫抵雅爾丁幼穎悟嗜學

所讀書一過目卽終身不忘尤工其國字語初爲中書掾以年勞授江西行省員外郎入爲吏部主事不再閱月固辭擢刑部員外郎四方所上獄反復披閱成牘多所平反遷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僉事不赴改中書右司員外郎尋陞郎中一日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說者奕赫抵雅爾丁曰公等讀律苟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脉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同列雖不平識者服其爲名言大德八年肆赦廷議惟官吏因事受賂者不預奕赫抵雅爾丁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賊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

盜而不宥吏何耶刑部嘗有獄事上讞旣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主者奕赫抵雅爾丁初未嘗署其案因取成案閱之竊署其名於下或訝之曰茲獄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奕赫抵雅爾丁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遷左司郎中時左司關一都事平章梁暗都刺謂奕赫抵雅爾丁曰人之材幹固嘗有之惟篤實不欺爲難得公當以所知舉奕赫抵雅爾丁遂以王毅李迪爲言一時輿論莫不稱允又嘗論朝士如王仁卿賈元播高彥敬敬威卿李清臣

輩可大用時諸公處下僚後皆如其言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轉中奉大夫集賢大學士未幾除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始視事見以獄具陳列庭下甚備問之乃前官剗製以待有罪者奕赫抵雅爾丁蹙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廉得其情則將服罪獄具毋庸施也卽屏去之監憲二年賊吏削跡至大初元立尚書省拜參議尚書省事召至京師懇辭不就改立中書省復拜參議中書省事亦以疾辭延祐元年卒年四十有七

脫烈海牙

脫烈海牙畏吾氏世居別失拔里之地曾祖闊華八撒朮當太祖西征導其主亦都護迎降帝嘉其有識欲官之辭以不敏祖八刺朮始徙真定仕至帥府鎮撫富而樂施或貸不償則火其券人稱爲長者父闍里赤性純正知讀書脫烈海牙幼嗜學警敏絕人性整暇雖居倉卒未嘗見其急遽喜從文士游犬馬聲色之娛一無所好由中書宣使出爲寧晉主簿改隆平縣達魯花赤均賦興學邵農平訟橋梁水防備荒之政無一不舉及滿去民勒石以紀其政拜監察御史時江西胡參政殺其弟訟久不決脫烈海牙一訊竟伏其辜出僉燕南道肅

政廉訪司事務存大體不事苛察在任六年黜汙吏百四十有奇召爲戶部郎中轉右司員外郎陞右司郎中贊畫之力居多仁宗在東宮知其嗜學出祕府經籍及聖賢圖像以賜時人榮之母霍氏卒哀毀骨立事聞賜鈔五萬貫給葬事起爲吏部尚書量能敘爵以平允稱改禮部尚書領會通館事進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適峽人艱食脫烈海牙先發廩賑之而後以聞朝議躉之至治三年遷淮東宣慰使七月以疾卒于廣陵年六十有七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恒山郡公弟觀音奴廉明材幹亦仕至

清顯云

一百一十

元史卷一百三十七

元史卷一百三十八

中銀明翰林學士亞申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宗濂等修

列傳第二十五

康里脫脫

康里脫脫父曰牙牙由康國王封雲中王阿沙不花之弟也脫脫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幹禿蠻獵於燕南幹禿蠻使歸獻所獲世祖見其骨氣沉雄步履莊重歎曰後日大用之才已生於今即命入宿衛成宗初丞相伯顏在北鄙脫脫奉詔以名鷹賜伯顏伯顏見之驚問曰汝為何人子脫脫以實對伯顏語之曰吾老矣他日可

乾隆四年校刊

元史卷一百三十八

大用者未見汝比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鄙脫脫從行五年叛王海都犯邊脫脫從武宗討之師次杭海進擊海都大破其衆脫脫手斫一士之首連背胛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銳欲出戰脫脫執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扶其手不退乃止已而武宗與大將朶兒答哈語及之朶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諫可謂忠矣武宗深然之成宗大漸丞相哈刺哈孫答刺罕稱疾卧直廬中脫脫適以使事至京師卽俾馳告武宗以國恤語在阿沙不花傳時仁宗奉輿聖太后至自懷孟旣定內難

而太后以兩太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算問所宜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災旃蒙作噩長久重光爲武宗年幹旃蒙爲仁宗年幹於是太后頗惑其言遣近臣朶耳論旨武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豈有親疎陰陽家所言運祚修短不容不思武宗聞之默然進脫脫而言曰我捍禦邊陲勤勞十年又次序居長神器所歸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爲言天道茫昧誰能豫知設使我卽位之後所設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之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蓋近日任事之臣擅權專殺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

爲是奸謀動搖大本耳脫脫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脫脫承命卽行武宗親率大軍由西道進按灰由中道床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脫脫馳至大都入見太后道武宗所授旨以聞太后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深愛貪慙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時諸王禿列等侍咸曰臣下翊戴嗣君無二心者旣而太后仁宗屏左右留脫脫與語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今聞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速爲我彌縫闕失使我骨肉無間相見怡愉則汝功爲不細矣脫脫頓首謝曰太母太弟不煩過

慮臣侍藩邸歷年頗見信任今歸當卽推誠竭忠以開釋太子後日三宮共處靡有嫌隙斯爲脫脫所報効矣先是太后以武宗遲迴不至已遣阿沙不花往道諸王羣臣推戴之意及是脫脫繼往行至旺古察武宗在馬轎中望見其來趣使疾馳與之共載脫脫具致太后仁宗之語武宗乃大感悟釋然無疑遂遣阿沙不花還報仁宗卽日命駕奉迎于上都武宗正位宸極尊太后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宮協和脫脫兄弟之力爲多脫脫之至京師也武宗嘗命其同知樞密院比還問曾視事否脫脫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爲扈從之

臣攬取名位誠恐有累聖德是以未敢祇事武宗嘉歎久之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在潛邸時常有不遜語將寘于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爲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爲報仇恐人人自危況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繼海都而主者曰察八兒素服武宗威名至是率諸王內附詔特設宴於大庭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敷宣王度以爲告戒脫脫薦只兒哈忽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武宗歎曰博爾忽博爾木前朝人傑脫脫今世人傑也卽以所進之言授脫脫及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脫脫卽席陳

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効順之義辭旨明暢聽者傾服自同知樞密院事進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錄軍國重事中書省丞相脫脫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中外翕然稱爲賢相至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相三寶奴等勸武宗立皇子爲皇太子脫脫方獵于柳林遣使亟召之還三寶奴曰建儲議急故相召耳脫脫驚曰何謂也曰皇子寢長聖體近日倦勤儲副所宜早定脫脫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問其序者我輩臣子於

國憲章縱不能有所匡贊何可隳其成三寶奴曰今日
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脫脫曰在我不可
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三寶奴雖不以爲然而莫能奪
其議也是時尚書省賜予無節遷敘無法財用日耗名
爵日濫脫脫進言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
比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
役選法刑獄十有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
諸賢黽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遂有詔俾濫受宣勅者
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旣塞奔競之風頓衰中臺有賊
罰鈔五百萬緡脫脫請出以賑孤寡老疾諸窮而無告

者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主爲不軌脫脫辯其誣抵告
者罪宗王牙忽秃徵其舊民於齊王八不沙部中鄰境
諸王欲奉齊王攻牙忽秃齊王懼奔牙忽秃以避之遂
告齊王反脫脫簿問得實乃釋齊王而徙諸王于嶺南
邊將脫火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廷議俾脫脫
往給其資裝脫脫謂時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
遂遣丞相秃忽魯等二人往給之幾以激變四年正月
復爲中書左丞相仁宗卽位眷待彌篤欲使均逸于外
二月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下車進父老問民利病咸謂
杭城故有便河通于江滸堙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

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成是時鐵木迭兒為丞相欲固位取寵乃議立仁宗子英宗為皇太子而明宗以武宗子封周王出鎮于雲南又譖脫脫為武宗舊臣詔逮至京師居數日牀兀兒失列門傳兩宮旨諭脫脫曰初疑汝親於所事故召汝今察汝無他其復還鎮脫脫入謝太后曰臣雖被先帝知遇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為不深豈敢昧所自乎還江浙未幾遷江西行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

御史大夫時帖赤先為大夫陰忌之奏改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帖赤伏誅乃解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薨年五十六至正初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和寧王諡忠獻脫脫嘗即宣德別墅延師以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為設學官其沒也即其中祠焉子九人其最顯者二人曰鐵木兒塔識曰達識帖睦迺各有傳

夫同燕鐵木兒事皇太子平蠻之功

燕鐵木兒欽察氏牀兀兒第三子世系見土土哈傳武

宗鎮朔方備宿衛十餘年特愛幸之及卽位拜正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皇慶元年襲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泰定二年加太僕卿三年遷同僉樞密院事致和元年進僉書樞密院事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倒刺沙專政宗室諸王脫脫王禪附之利於立幼燕鐵木兒時總環衛事留大都自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其子宜纂大位而一居朔漠一處南陲實天之所置將以啓之由是與公主察吉兒族黨阿刺帖木兒及腹心之士孛倫赤刺刺等議以八月甲午昧爽率勇士納禿魯等入興聖宮會集百官執中書平章烏伯都刺伯顏察兒兵皆露刃誓

衆曰祖宗正統屬在武皇帝之子敢有不順者斬衆皆潰散遂捕姦黨下獄而與西安王阿刺忒納失里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自東華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其中以防漏泄卽命前河南行省叅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院使荅刺麻失里乘驛迎文宗于中興且令密以意喻河南行省平章伯顏選兵備扈從於是封府庫拘百司印遣兵守諸要害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爲平章前湖廣行省右丞速速爲中書左丞前陝西行省叅政王不憐吉台爲樞密副使蕭忙古錫仍爲通政院使與中

書右丞趙世延樞密同僉燕鐵木兒通政院使寒食分
典庶務貸在京寺觀鈔募死士買戰馬運京倉粟以餉
守禦士卒復遣使於各行省徵發錢帛兵器當時有諸
衛軍無統屬者又有謁選及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
待調遣既受命未知所謝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衆
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燕鐵木兒宿衛禁中夜則更遷
無定居坐以待旦者將一月第撒敦子唐其勢時留土
都密遣塔失帖木兒召之皆棄其妻子來歸丁酉再遣
撒里不花鎮南班往中興趣大駕早發令塔失帖木兒
設爲南使云諸王帖木兒不花寬徹普化湖廣河南省

臣及河南都萬戶合軍扈駕旦夕且全民勿疑懼丁未
命撒敦以兵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戊申復令乃
馬台爲北使稱明宗從諸王兵整駕南轅中外乃安辛
亥撒里不花至自中興云乘輿已啓塗詔拜燕鐵木兒
知樞密院事丙辰率百官備法駕郊迎丁巳文宗至京
師入居大內己未上都王禪及太尉不花丞相塔失帖
木兒平章買閭御史大夫紐澤等軍次榆林九月庚申
詔燕鐵木兒帥師禦之撒敦先驅至榆林西乘其未陣
薄之北軍大敗甲子詔還都戊辰遼東平章禿滿迭兒
以兵犯遷民鎮斬關以入遣撒敦往拒至薊州東沙流

河累戰敗之燕鐵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與諸王大臣伏闕勸進文宗固辭曰大兒在朔方朕敢紊天序乎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文宗悟乃曰必不得已當明詔天下以著予退讓之意而後可壬申文宗卽位改元天歷赦天下癸酉封燕鐵木兒爲太平王以太平路爲其食邑甲戌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黃金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一萬錠金素織段色繒二千匹海東白鶻一青鶻二豹一平江官地五百頃卽日詔將兵

出薊州拒禿滿迭兒乙亥次三河而王禪等軍已破居庸關遂進屯三塚丙子燕鐵木兒蓐食倍道而還丁丑抵榆河關帝出都城將親督戰燕鐵木兒單騎請見曰陛下出民心必驚凡剪寇事一以責臣願陛下亟還宮以安黎庶文宗乃還明日丁丑阿速衛指揮使忽都不花塔海帖木兒同知太不花構變事覺械送京師斬以狗己卯與王禪前軍遇于榆河北我師奮擊敗之追至紅橋北王禪將樞密副使阿刺帖木兒指揮忽都帖木兒引兵會戰阿刺帖木兒執戈入刺燕鐵木兒側身以刀格其戈就斫之中左臂部將和尚馳擊忽都帖木兒

亦中左臂二人驍將也敵爲奪氣遂卻因據紅橋兩軍阻水而陣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師于白浮南命知院也速答兒八都兒亦訥思等分爲三隊張兩翼以角之敵軍敗走辛巳敵軍復合鏖戰于白浮之野周旋馳突戈戟戛靡燕鐵木兒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阿刺帖木兒孛倫赤岳來吉將精銳百騎鼓譟射其營敵衆驚擾互自相擊至旦始悟人馬死傷無數明日天大霧獲敵卒二人云王禪等脫身竄山谷矣癸未天清明王禪集散卒成列出山我師駐白浮西堅壁不動是夜又命撒敦潛軍繞其後部曲八都兒壓其前夾營

吹銅角以震盪之敵不悟而亂自相搥擊鼓後乃西遁遲明追及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賜上尊諭旨曰丞相每戰親冒矢石脫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後但凭高督戰察將士之用命不用命者以賞罰之可也對曰臣以身先之爲諸將法敢後者軍法從王禪單騎亡命也速答兒也不倫撒敦追之就命也速答兒及僉院徹里帖木兒統卒三萬守居庸關還至昌平南俄報古北口不守上都軍掠石槽丙戌遣撒敦爲先驅燕鐵木兒以大軍繼其後至石槽敵軍方炊掩其

不備直蹂之大軍并進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擒駙馬
李羅帖木兒平章蒙古答失牙失帖木兒院使撒兒討
溫等獻俘闕下戮之各衛將士降者不可勝紀餘兵奔
竄夜遣撒敦襲之逐出古北口丁亥禿滿迭兒及諸王
也先帖不兒軍陷通州將襲京師燕鐵木兒急引軍還
十月己丑朔日將昏至通州乘其初至擊之敵軍狼狽
走渡潞河庚寅夾河而軍敵列植黍稽衣以氊衣然火
爲疑兵夜遁辛卯率師渡河追之癸巳駐檀子山之棗
林也速帖木兒禿滿迭兒合陽翟王太平國王朶羅台
平章塔海軍來鬪士皆殊死戰至晚唐其勢陷陣殺太

平死者蔽野餘兵宵潰已而撒敦將輕兵要之弗及而
還乙未上都諸王忽刺台指揮阿刺鐵木兒安童入紫
荆關犯良鄉游騎逼南城燕鐵木兒卽率諸將兵循北
山而西令脫銜繫囊盛莖豆以飼馬士行且食晨夜兼
程至于盧溝河忽刺台聞之望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
肅清門都人羅拜馬首以謝更生之惠燕鐵木兒曰此
皆天子威靈吾何力焉入見帝大悅賜燕興聖殿盡懽
而罷賜太平王黃金印并降制書及賜玉盤龍衣珠衣
寶珠金腰帶等物是日撒敦遣報禿滿迭兒軍復入古
北口燕鐵木兒遂以師赴之戰于檀州南野敗之東路

蒙古萬口哈刺那懷率麾下萬人降餘兵東潰禿滿迭兒走還遼東獲忽刺台阿刺帖木兒安童朶羅台塔海等戮之先是齊王月魯帖木兒東路蒙古元帥不花帖木兒聞文宗卽位乃起兵趨上都圍之時上都屢敗勢蹙壬寅倒刺沙肉袒奉皇帝寶出請死齊王調兵護送至京師庚戌文宗御興聖殿受皇帝寶下倒刺沙于獄兩都平丁巳加燕鐵木兒以答刺罕之號使其世世子孫襲之仍賜珠衣二七寶束帶一白金甕一黃金瓶二海東白鶻一青鶻三白鷹一豹二十二月置龍翊衛命領其事先是至治二年以欽察衛士多爲千戶所者

凡三十五故分置左右二衛至是又折爲龍翊衛二年立都督府以統左右欽察龍翊三衛哈刺魯東路蒙古二萬戶府東路蒙古元帥府而以燕鐵木兒兼統之尋陞爲大都督府燕鐵木兒乞解相印還宿衛帝勉之曰卿已爲省院惟未入臺其聽後命二月遷御史大夫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太平王未幾復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領都督府龍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就佩元降虎符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答刺罕太平王先是文宗以天下既定可行初志遣治書侍御史撒迪迎大兄明

宗于漠北三月辛酉乃詔燕鐵木兒護璽寶北上明宗
嘉其功五月特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
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大都督領龍翊親軍都指揮使
事答刺罕太平王六月加拜太師餘如故從明宗南還
八月朔明宗次王忽察都之地文宗以皇太子見庚寅
明宗暴崩燕鐵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璽寶授文宗疾
驅而還晝則率宿衛士以扈從夜則躬擐甲胄繞幄殿
巡護癸巳達上都遂與諸王大臣陳勸復正大位己亥
文宗復卽位於上都十二月丁亥文宗以燕鐵木兒有
大勲勞于王室封其曾祖父班都察溧陽王曾祖妣王

龍徹溧陽王夫人祖父土土哈昇王祖妣太塔你昇王
夫人父牀兀兒揚王母也先帖你公主察吉兒竝爲揚
王夫人三年二月文宗欲昭其勲詔命禮部尚書馬祖
常製文立石於北郊至順元年五月乙丑帝又以屢頒
寵數未足以報大勲下詔命獨爲丞相以尊異之畧曰
燕鐵木兒勲勞惟舊忠勇多謀奮大義以成功致治平
於期月宜專獨運以重秉鈞授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太師太平王答刺罕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監修
國史提調燕王宮相府事大都督領龍翊親軍都指揮
使司事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務悉

聽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員大小諸衙門官員人等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六月知樞密院事闕徹伯脫脫木兒等十人惡其權勢之重欲謀害之也的迷失脫迷以其謀告燕鐵木兒卽率欽察軍掩捕按問皆誅之二年二月爲建第於興聖宮之西南三月賜鷹坊百人十一月癸未詔養其子塔刺海爲子辛酉以燕鐵木兒兼奎章閣太學士領奎章閣學士院事賜龍慶州之流盃園池水磴土田又賜平江松江江陰蘆場蕩山沙塗沙田等地因言平江松江圩田五百頃有奇糧七千七百石願增爲萬石入官以所得餘米贍弟撒敦詔從

之四年文宗大漸遺詔立兄明宗之子巳而文宗崩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卽位四十三日而崩文宗后臨朝燕鐵木兒與羣臣議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天位至重吾兒年方幼冲豈能任耶明宗有子妥懽貼睦爾出居廣西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統於是奉太后命召還京師至良鄉具鹵薄迎之燕鐵木兒與之竝馬而行於馬上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而妥懽貼睦爾卒無一語酬之燕鐵木兒疑其意不可測且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其卽位之後追舉前事故宿留數月而心志日以奢亂先是燕鐵木兒自秉大權以來挾

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爲
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遽遣歸
者而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
名鴛鴦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爲誰意欲與俱
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
薨燕鐵木兒旣死妥懽貼睦爾始卽位是爲順帝乃以
撒敦爲左丞相唐其勢爲御史大夫元統二年四月命
唐其勢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授撒敦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答剌罕榮王大傅
中書左丞相賜廬州路爲食邑宥世世子孫九死贈燕

鐵木兒太師公忠開濟弘謨同德協運佐命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太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德王諡忠武
至元元年三月立燕鐵木兒女伯牙吾氏爲皇后是時
撒敦已死唐其勢爲中書左丞相伯顏獨用事唐其勢
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
撒敦弟答里潛蓄異心交通所親諸王晃火帖木兒謀
援立以危社稷帝數召答里不至郟王徹徹禿遂發其
謀六月三十日唐其勢伏兵東郊身率勇士突入宮闕
伯顏及完者帖木兒定住濶里吉思等掩捕獲之唐其
勢及其弟塔刺海皆伏誅而其黨北奔答里所答里卽

應以兵殺使者哈兒哈倫阿魯灰用以禡旗帝遣阿弼
諭之又殺阿弼而率其黨和尚刺刺等逆戰爲搠思監
火兒灰哈刺那海等所敗遂奔晃火帖木兒命孛羅晃
火兒不花追襲之力窮勢促阿魯渾察執答里等送上
都戮之晃火帖木兒自殺怯薛官阿察赤亦預唐其勢
之謀欲殺伯顏後擒付有司具伏其辜伏誅初唐其勢
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坐下后
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曰豈有兄
弟爲逆而皇后黨之者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
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邪乃遷皇后出宮尋酖之于

開平民舍遂簿錄唐其勢家

伯顏

伯顏蔑兒吉斛氏曾大父探馬哈兒給事宿衛大父稱
海從憲宗伐宋歿於王事父謹只兒總宿衛隆福太后
宮伯顏弘毅深沉明達果斷年十五奉成宗命侍武宗
于藩邸大德三年從北征海都五年從至迭怯里古之
地力戰又至哈刺塔之地累捷功爲諸將先十年斡羅
思失班等逃奔察八兒之地武宗命伯顏追降之十一
年武宗大會諸王駙馬於和林錫號曰伯顏拔都兒武
宗卽位拜吏部尚書俄改尚服院使又拜御史中丞至

大二年十一月拜尚書平章政事特賜蛟龍虎符領右
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三年加特進延祐
三年仁宗命爲周王常侍府常侍四年拜江南行臺御
史中丞五年就陞御史大夫六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
事七年拜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至治二年復遷南臺御
史大夫泰定二年遷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三年遷河南
行省平章政事舊所賜河南田五千頃以二千頃奉帝
師祝釐八百頃助給宿衛自取不及其半宿姦頑豪嘗
毒民者必深治之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崩八月丞相
燕鐵木兒遣明里董阿迎立武宗子懷王於江陵道過

河南使以謀密告伯顏伯顏嘆曰此吾君之子也吾夙
荷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覬萬一爲已富
貴計大義所臨曷敢願望卽集僚屬明告以故於是會
計倉廩府庫穀粟金帛之數乘輿供御牢餼膳羞徒旅
委積士馬芻糝供億之須以及賞賚犒勞之用靡不備
至不足則檄州縣募民折輸明年田租及貸商人貨貲
約倍息以償又不足則邀東南常賦之經河南者輒止
之以給其費徵發民丁增置驛馬補城櫓浚濠池修戰
守之具嚴徼邏斥埃日被堅執銳與僚佐曹掾籌其便
宜卽遣蒙哥不花以其事馳告懷王又使羅里報燕鐵

木兒曰公盡力京師河南事我當自効伯顏別募勇士
五千人以迎帝于南而躬勒兵以俟叅政脫別台曰今
蒙古軍馬與宿衛之士皆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
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我等圖保性命他何計哉伯
顏不從其言其夜脫別台手刃欲殺伯顏爲變伯顏覺
遂拔劔殺之奪其所部軍器收馬千二百騎懷王命撒
里不花拜伯顏河南行省左丞相懷王至河南伯顏屬
橐鞬環甲胄與百官父老導入咸俯伏稱萬歲卽上前
叩頭勸進懷王解金鎧御服寶刀及海東白鶻文豹賜
伯顏明日扈從北行九月懷王卽皇帝位是爲文宗特

加伯顏銀青榮祿大夫仍領宿衛尋加太尉賜黃金二
百五十兩白金一千兩楮幣二十五萬緡進開府儀同
三司錄軍國重事御史大夫中政院使天歷二年正月
拜太保二月加授儲慶使加賜虎符特授忠翊侍衛親
軍都指揮使未幾明宗卽位文宗居東宮拜太子詹事
太保開府如故八月拜中書左丞相明宗崩文宗嗣位
加儲政院使三年正月拜知樞密院事至順元年文宗
以伯顏功大不有異數不足以報稱特命尚世祖闕出
太子女孫曰卜顏的斤分賜虎士三百怯薛丹百黠而
吉軍百阿速軍百隸左右宿衛又賜黃金雙龍符鐫文

日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組以寶帶世爲明券
又命凡宴飲視諸宗王禮二年八月進封浚寧王特加
授侍正府侍正追封其先三世爲王又加伯顏昭功宣
毅萬戶忠翊侍衛都指揮使三年拜太傅加徽政使八
月文宗崩十月伯顏奉太皇太后命立明宗之子懿璘
質班是爲寧宗十一月寧宗崩四年六月順帝至自南
服入踐大位嘉伯顏翊戴之功拜中書右丞相上柱國
監修國史元統二年進太師奎章閣大學士領太史院
兼領司天監威武阿速諸衛奏復經筵加知經筵事十
一月進封秦王繼領太禧宗禋院中政院宣政院隆祥

使司宮相諸內府總領蒙古欽察斡羅思諸衛親軍都
指揮使三年六月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私蓄異志謀
危社稷伯顏奉詔誅之餘黨稱兵又親率師往上都擊
破其衆七月伯顏鳩殺皇后伯牙吾氏爲匿唐其勢塔
刺海于后宮伯顏怒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姊妹黨之
者乎遂鳩之詔諭天下用國初故事賜伯顏以塔刺罕
之號俾世襲之至元元年伯顏贊帝率遵舊章奏寢妨
農之務停海內土木營造四年息彰德萊蕪冶鐵一年
蠲京圻漕戶雜徭減河間兩淮福建鹽額歲十八萬五
千有奇賑沙漠貧戶及南北饑民至千萬計帝允而行

之其知經筵日當進講必與講官敷陳格言以盡啓沃之道太皇太后賜第時雍坊有旨雄麗視諸王邸伯顏力辭制度務從損約四年求解政柄三宮交勉留五年十月詔爲大丞相加號元德上輔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鑄刻如前先數日伯顏面奏請以賜田歲入所積鈔一萬錠賑帖列堅末隣納隣三道驛置及關北十三驛之困乏者然伯顏自誅唐其勢之後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姦謀帝患之初伯顏欲以其姪脫脫宿衛伺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樞密知院汪家奴翰林承旨沙刺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

脫脫政令日修而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側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燄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遣阿魯世傑班日以忠義與之往復論難益知其心無他遂聞于帝帝始無疑是年車駕自上都還京伯顏數以兵巡行紅城諸處歸輒在後三人謀益堅伯顏不知益逞凶虐構陷郟王徹徹篤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辭色憤厲不待旨而行帝益忿之伯顏且日益立威鍛鍊諸獄

延及無辜六年二月伯顏自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告
帝托疾不往伯顏固請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
欲有所爲遂與世傑班阿魯合議白于帝戊戌脫脫悉
拘門鑰受密旨領軍阿魯世傑班侍帝側傳命是夜帝
御玉德殿主符檄發號令詳見脫脫傳中夜二鼓遣太
子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
見帝四鼓命只兒瓦歹奉詔往柳林出伯顏爲河南行
省左丞相己亥伯顏遣人來城下問故脫脫倨城門上
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
奏乞陛辭不許遂行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

問曰爾曾見子殺父事耶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見
臣殺君伯顏俛首有慙色三月辛未詔徙南恩州陽春
縣安置病死于龍興路驛舍

馬札兒台

馬札兒台世系見兄伯顏傳馬札兒台蚤扈從武宗後
侍仁宗於潛邸出入恭謹蒞事敏達仁宗說之及立爲
皇太子以爲中順大夫典用太監尋遷吏部郎中陞侍
郎進兵部尚書遷利用卿進度支卿轉同知典瑞院事
陞院使歷大都路達魯花赤佩虎符領虎賁親軍都指
揮使泰定四年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關陝大饑賑

貸有不及者盡出私財以周貧民所活甚衆轉太府卿
又轉都功德使改宣政使三遷皆仍太府卿佩元降虎
符領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拜御史大夫仍
領高麗女直漢軍兼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
花赤提調承徽寺尋遷知樞密院事兼前職加提調武
備寺事加金牌領欽察闖闖帖木兒千戶所又仍以知
樞密院事加鎮守海口侍衛親軍屯儲都指揮使司達
魯花赤餘如故至元三年議進爵封王辭以兄伯顏旣
封秦王兄弟不宜竝王乃拜太保分樞密院往鎮北邊
至鎮邊民歲有徭役悉蠲除之後爲定例六年伯顏旣

罷黜召拜太師中書右丞相奏罷各處船戶提舉廣東
採珠提舉二司兼領右衛阿速軍又兼領羣牧監未幾
以疾辭帝優詔起之其請益堅遂以太師就第明年以
其子脫脫爲右丞相而封馬札兒台爲忠王至正七年
別兒怯不花讒于帝詔安置甘肅以疾薨年六十三馬
札兒台所至不以察察爲明赫赫爲威僚屬各効其勤
至於事功旣成未嘗以爲已出也以仁宗寵遇之深忌
日必先百官詣原廟致敬或一食一果之美必持獻廟
中仁宗嘗建寺雲州九峯山未成而崩馬札兒台以私
財成之曰是雖未足以報先帝之恩而先帝嘗駐蹕於

元史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
茲誠不忍過其所而坐視蕪廢也又建寺都城健德門
東十二年特命改封德王令翰林儒臣製詞立碑仍賜
旌忠昭德之額長子脫脫次子也先帖木兒
脫脫字大用生而岐嶷異於常兒及就學請於其師浦
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
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膂力過人能挽弓一石年十
五爲皇太子怯憐口怯薛官天歷元年襲授成製提舉
司達魯花赤二年入覲文宗見之悅曰此子後必可大
用遷內宰司丞兼前職五月命爲府正司丞至順二年
授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統二年同知宣政

院事兼前職五月遷中政使六月遷同知樞密院事至
元元年唐其勢陰謀不軌事覺伏誅其黨答里及刺刺
等稱兵外應脫脫選精銳與之戰盡禽以獻歷太禧宗
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左阿速
衛四年進御史大夫仍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外肅然
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保安州馬蹶
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
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授金紫光
祿大夫兼紹熙宣撫使是時其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
相旣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

元史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
辜諸衛精兵收爲已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於伯顏常憂其敗私請於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之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邸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年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

外懼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時別兒怯不花亦爲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監察御史以告脫脫脫脫曰別兒怯不花位吾上且掌印我安敢專邪別兒怯不花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遏謀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盍先爲上言之脫脫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於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佑漢人必當治之帝曰此皆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

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悉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戊戌遂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

御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刺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又召瑀及江西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互齎赴柳林己亥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顏亦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詳見伯顏傳中事定詔以馬扎兒台爲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虎符忠翊衛親軍都指揮使提調武備寺阿速衛千戶所兼紹熙等處軍民宣撫都總使宣忠兀羅思護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昭功萬戶府都總使十月馬扎兒台移疾辭相位詔以太師就

第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爲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詔天下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復科舉取士法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郊王徹禿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又開經筵遴選儒臣以勸講而脫脫實領經筵事中外翕然稱爲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孛羅等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放金口水欲引通州船至麗正門役丁夫數萬訖無成功事見河渠志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爲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

聞左右多沮撓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卽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脫家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脫脫抱皇太子單騎登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脫脫乃以私財造大壽元忠國寺於健德門外爲皇太子祝釐其費爲鈔十二萬二千錠四年閏月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時有疾漸羸且術者亦言年月不利乃上表

辭位帝不允表凡十七上始從之有旨封鄭王食邑安
豐賞資巨萬俱辭不受乃賜松江田爲立稻田提領所
以領之七年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以宿憾譖其父馬
扎兒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請俱行在道則閱騎乘廬帳
食則視其品之精粗及至其地馬扎兒台安之復移西
域撒思之地至河召還甘州就養十一月馬扎兒台薨
帝念脫脫勲勞召還京師八年命脫脫爲太傅提調宮
傅綜理東宮之事九年朶兒只太平皆罷相遂詔脫脫
復爲中書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玉帶脫脫旣復入
中書恩怨無不報時開端本堂皇太子學於其中命脫

脫領端本堂事又提調阿速欽察二衛內史府宣政院
太醫院事十年五月居母薊國夫人憂帝遣近臣喻之
俾出理庶務於是脫脫用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栢
伯帖木兒等爲僚屬皆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悉與
之謀事行而羣臣不知也吏部尚書僕哲篤建言更造
至正交鈔脫脫信之詔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
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呂思誠言其不可脫脫
不悅旣而終變鈔法而鈔竟不行事見思誠傳河決白
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脫
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

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乃奏以賈魯爲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役之築決堤成使復故道凡八月功成事見河渠志於是天子嘉其功賜世襲荅刺罕之號又勅儒臣歐陽玄製河平碑以載其功仍賜淮安路爲其食邑郡邑長吏聽其自用已而汝潁之間妖寇聚衆反以紅巾爲號襄樊唐鄧皆起而應之十一年脫脫乃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爲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上蔡旣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

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習兵詔別將代之也先帖木兒徑歸昏夜入城仍爲御史大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脫脫怒乃遷西行臺御史大夫朶兒直班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皆莫敢言事十二年紅巾有號芝麻李者據徐州脫脫請自行討之以遂魯曾爲淮南宣慰使募鹽丁及城邑趨捷通二萬人與所統兵俱發九月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爲動麾軍奮擊之大破其衆入其外郭明日大兵四集亟攻

之賊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去獲其黃纛旗鼓燒其積聚追擒其僞千戶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中書平章政事普化等卽軍中命脫脫爲太師依前右丞相趣還朝而以樞密院同知禿赤等進師平頰毫師還賜上尊珠衣白金寶鞍皇太子錫燕于私第詔改徐州爲武安州而立碑以著其績十三年三月脫脫用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議屯田京畿以二人兼大司農卿而脫脫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屢招諭之不降詔脫脫總制諸王諸省

軍討之黜陟予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辛未至乙酉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闊察兒知樞密院事雪雪代將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先是脫脫之西行也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屢言于帝召還近地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爲中書右丞而是時脫脫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

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
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是
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
每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出師
也以汝中栢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汝
中栢恐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
先帖木兒謀也先帖木兒以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知
之遂譖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先帖木兒方
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承哈麻風旨上章
劾之二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

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
軍中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
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
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
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弗從旣聽詔脫脫頓首謝曰臣至
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戰兢懼弗能勝一
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者深矣卽出兵甲及名馬三千
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闕察兒雪雪節制客省
副使哈刺荅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
死丞相前拔刀刎頸而死初命脫脫安置淮安俄有旨

移置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之罪於是詔流脫脫于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碉門脫脫長子哈刺章肅州安置次子三寶奴蘭州安置家產簿錄入官脫脫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見脫脫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加害者可以無虞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異辭以絕之九月遣官移置阿輕乞之地高惠以脫脫前不受其女故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月己未哈麻矯詔遣使鳩之死年四十二訃聞中書遣尚舍卿七十六至其地易棺衣以殮脫脫儀狀雄偉頎然出於千百

人中而器宏識遠莫測其蘊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于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羣小急復私讎君子譏焉二十三年監察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冤於是詔復脫脫官爵并給復其家產召哈刺章三寶奴還朝而也先帖木兒先是亦已死乃授哈刺章中書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奴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監察御史聖奴也先撒都失里等復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從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生

民之塗炭從此始設使脫脫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
 亂哉乞封一字王爵定諡及加功臣之號朝廷皆是其
 言然以國家多故未及報而國亡嗚呼史記對出武備
 乘氏對命陳章中書平章文惠等皆中因公衣符大同王
 案蓋各命陳章三寶對對而少去故本泉去景亦日
 史記中帶上章書其景外景前對對官何并餘其
 謝其恩外景小景外景外景外景外景外景外景外景
 事錄之烈飲祭不夫用酒雜古之亦前大且何以飲之
 對而不謝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元史卷一百三十九

元史卷一百三十九

關吏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關吏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乃蠻台木華黎五世孫曾祖曰孛魯祖曰阿禮吉失追
 封莒王諡忠惠父曰忽速忽爾嗣國王追封薊王乃蠻
 台身長七尺擊靜有威性明果善斷射能貫札大德五
 年奉命征海都朶哇以功賜貂裘白金授宣徽院使階
 榮祿大夫七年拜嶺北行省右丞舊制募民中糧以餉
 邊是歲中者三十萬石用事者挾私為市殺其數為十

萬民進退失措乃蠻台請于朝凡所輸者悉受之以爲
下年之數民感其德至治二年改甘肅行省平章政事
佩金虎符甘肅歲糴糧於蘭州多至二萬石距寧夏各
千餘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餘里始達亦集乃路而寧
夏距亦集乃僅千里乃蠻台下諭令輓者自寧夏徑趨
亦集乃歲省費六十萬緡天歷二年遷陝西行省平章
政事關中大饑詔募民入粟予爵四方富民應命輸粟
露積關下初河南饑告糴關中而關中民過其糴至是
關吏乃河南人修宿怨拒粟使不得入乃蠻台杖關吏
而入其粟京兆民掠人而食之則命分健卒爲隊捕強

食人者其患乃已時入關粟雖多而貧民乏鈔以糴乃
蠻台取官庫未燬昏鈔得五百萬緡識以省印給民行
用俟官給賑饑鈔如數易之先時民或就食他所多毀
牆屋以往乃蠻台諭之曰明年歲稔爾當復還其勿毀
之民由是不敢毀及明年還皆得按堵如初拜西行臺
御史大夫賜金幣玩服等物奉命送太宗皇帝舊鑄皇
兄之寶於其後嗣燕只哥斛乃蠻台威望素嚴至其境
禮貌益尊至順元年遷上都留守佩元降虎符虎賁親
軍都指揮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知嶺北行樞密院事
封宣寧郡王賜金印尋奉命出鎮北邊錫予尤重國初

諸軍置萬戶千戶百戶時金銀符未備惟加纓於槍以爲等威至是乃蠻台爲請于朝皆得綰符後至元三年詔乃蠻台襲國王授以金印繼又以安邊睦鄰之功賜珠絡半臂并海東名鷹西域文豹國制以此爲極恩六年拜嶺北行省左丞相仍前國王知行樞密院事至正二年遷遼陽行省左丞相以年踰六十上疏辭職歸念其軍士貧之以麥四百石馬二百匹羊五百頭徧給之八年薨于家帝聞之震悼命有司厚致賻儀詔贈摠忠宣惠綏遠輔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王諡忠穆子二長野仙溥化入宿衛掌速古兒赤特

授朝列大夫給事中拜監察御史繼除河西廉訪副使淮西宣慰副使累遷中書叅知政事由御史中丞爲中書右丞次晃忽而不花

朶兒只木華黎六世孫脫脫子也朶兒只生一歲而孤稍長備宿衛事母至孝喜讀書不屑屑事章句於古君臣行事忠君愛民之道多所究心至治二年授中奉大夫集賢學士時年未及冠一時同寅如郭貫趙世延鄧文原諸老皆器重之天歷元年朶羅台國王自上都領兵至古北口與大都兵迎敵事定文宗殺朶羅台二年

元史卷一百一十九 列傳
三
朶兒只襲國王位扈蹕上都詔便送至遼陽之國順帝
至元四年朶羅台弟乃蠻台恃太師伯顏勢謂國王位
乃其所當襲愬于朝伯顏妻欲得朶兒只大珠環價直
萬六千錠朶兒只無以應則慨然曰王位我祖宗所傳
不宜從人求買我從不得爲設爲之亦我宗族人耳於
是乃蠻台以賂故得爲國王而除朶兒台遼陽行省左
丞相以安靖爲治民用不擾六年遷河南行省左丞相
爲政如在遼陽時先是河南范孟爲亂以誑誤連繫者
千百計朶兒只至頗知其寃力欲直之而平章政事納
麟乃元問官執其說不從已而納麟還言于朝以謂朶

兒只心狗漢人朶兒只爲人寬弘有度亦不卹也至正
四年遷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杭城荐經災燬別兒怯不
花先爲相庶務寬紓朶兒只繼之咸仍其舊民心翕然
汀州寇竊發朶兒只調遣將士招捕之威信所及數月
卽平帝嘉其績錫九龍衣上尊酒居二年方面晏然杭
之耆老請建生祠如前丞相故事朶兒台辭之曰昔者
我父平章官浙省我實生於此宜尔父老有愛於我我
於尔杭人得無情乎然今天下承平我叨居相位於此
唯知謹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虛名爲七年召拜
御史大夫會丞相虛位秋拜中書左丞相冬陞右丞相

監修國史而太平爲左丞相是時朝廷無事稽古禮文
之事有墜必舉請賜經筵講官坐以崇聖學選清望官
專典陳言以求治道覈守令六事沙汰僧尼舉隱逸士
事見太平傳歲餘留守司行致賀禮其物先留鴻禧觀
將饋二相朶兒只家臣寓觀中察知物有豐殺其致左
相者特豐家臣具白其事請卻之朶兒只曰彼縱不送
我亦又何恠卽命受之郟王家產旣籍于官朶兒只俾
掾史錄其數明日掾史以復韓嘉訥爲平章不知出丞
相命勃然變色叱掾史曰公事須自下而上何竟白丞
相令客省使扶出朶兒只不爲動知者咸服其量九年

罷丞相位復爲國王之國遼陽十四年詔脫脫總兵南
討中書叅議龔伯遂建言宜分遣諸宗王及異姓王俱
出軍吳王朶爾赤厚賂伯遂獲免朶兒只獨曰吾國家
世臣天下有事政効力之秋也吾豈暇與小子輩通賄
賂哉卽領兵出淮南聽脫脫節制脫脫遣朶兒只攻六
合拔之旣而詔削脫脫官爵罷其兵權朶兒只乃以本
部兵守揚州十五年薨于軍年五十二初朶兒只爲集
賢學士從其從兄丞相拜住在上都南坡之變拜住遇
害賊臣鉄失赤斤鉄木兒等并欲殺朶兒只其從子朶
爾直班方八歲走詣怯薛官失都兒求免以故朶兒只

得脫於難朶兒只爲相務存大體而太平則兼理庶務
善時政權頗出於太平趨附者衆朶兒只處之凝然不
與較然太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號爲賢相云王子
朶蠻帖木兒翰林學士俺木哥失里襲國王只只只
合對朶爾直班朶爾直班字惟中木華黎七世孫祖曰碩德父曰別理
哥帖木爾朶爾直班甫晬而孤育於從祖母拜住從父
也請于仁宗降璽書護其家稍長好讀書年十四見文
宗適將幸上都親閱御衣命錄于簿顧左右無能書漢
字者朶爾直班引筆書之文宗喜曰世臣之家乃能知

學豈易得哉命爲尚衣奉御尋授工部郎中元統元年
擢監察御史首上疏請親祀宗廟赦命不宜數又陳時
政五事其一曰太史言三月癸卯望月食旣四月戊午
朔日又食皇上宜奮乾綱修刑政疎遠邪佞顯任忠良
庶可消弭災變以爲禎祥二曰親祀郊廟三曰博選勲
舊世臣之子端謹正直之人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
接於目俚俗之言不及於耳則聖德日新矣四曰樞機
之臣固宜尊寵然必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安盜賊
振救饑民是時日月薄蝕烈風暴作河北山東旱蝗爲
災乃復條陳九事上之一曰比日倖門漸啓刑罰漸差

無功者覬覦希賞有罪者僥倖求免恐刑政漸隳紀綱漸紊勞臣何以示勸姦臣無所警懼二曰天下之財皆出于民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嗟怨之氣上干陰陽之和水旱災變所由生也宜顯命中書省官二員督責戶部詳定減省罷不急之工役止無名之賞賜三曰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四曰官府日增選法愈敝宜省冗員五曰均公田六曰鑄錢幣七曰罷山東田賦總管府八曰蠲河南自實田糧九曰禁取姬妾於海外正月元日朝賀大明殿朶爾直班當糾正班次卽上言百官踰越班制者當同失儀論以懲不敬先是教

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俾入正班朶爾直班執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朶爾直班曰事不可行大夫宜覆奏可也西僧爲佛事內廷醉酒失火朶爾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燒宮殿震驚九重撒迪傳旨免其罪朶爾直班又執不可一日間傳旨者八乃已丞相伯顏御史大夫唐其勢二家家奴怙勢爲民害朶爾直班巡歷至澠州悉捕其人致于法民大悅及還唐其勢怒曰御史不禮我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見人耶答曰朶爾直班知奉法而已它不知也唐其勢從子馬馬沙爲欽察親軍指揮使恣橫不法朶爾直班劾奏之

馬馬沙因集無賴子欲加害會唐其勢被誅乃罷遷太
府監改奎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進承制學士皆兼經
筵官又陞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是時朶爾直班甫弱
冠又世家子乃獨以經術侍帝左右世以爲盛事至正
元年罷學士院除翰林學士陞資善大夫於是經筵亦
歸翰林仍命朶爾直班知經筵事是時康里巉巉以翰
林學士承旨亦在經筵在上前敷陳經義朶爾直班則
爲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啓沃禁中語秘不傳俄遷大宗
正府也可扎魯火赤聽訟之際引論律令曲當事情有
同僚年老者歎曰吾居是官四十年見公論事殆神人

也宗王有殺其大母者朶爾直班與同僚拔實力請于
朝必正其罪時相難之出爲淮東肅政廉訪使遷江南
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又遷江西行省左丞以疾不赴
北還養疾黃厓山中起爲資正院使五年拜中書叅知
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時纂集至正條格朶爾
直班以謂是書上有祖宗制誥安得獨稱今日年號又
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安可獨以爲書名時相不能從
唯除制誥而已有以善音樂得幸者有旨用爲崇文監
丞朶爾直班宅擬安人以聞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省
耶朶爾直班頓首曰用倖人居清選臣恐後世議陛下

今選它人臣之罪也省臣無與焉帝乃悅陞右丞尋拜
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章甫上黜御史
大夫懿憐真班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朶爾直班曰若
此則臺綱安在乃再上章劾奏并留大夫不允臺臣皆
上印綬辭職帝諭朶爾直班曰汝其母辭對曰憲綱墮
矣臣安得獨留帝爲之出涕朶爾直班卽杜門謝賓客
尋出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階榮祿大夫至官詢民所
疾苦知米粟羊豕薪炭諸貨皆藉鄉民販負入城而貴
室僮奴公府隸卒爭強買之僅酬其半直又其俗編柳
爲斗大小不一豪賈猾僧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卽

飭有司厲防禁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價自平又存恤
孤老平準錢法清銓選汰胥吏慎勾稽興廢墜鉅細畢
舉苟有罪雖勲舊不貸王邸百司聞風悚懼召爲太常
禮儀院使俄遷中政使又遷資正使會盜起河南帝憂
之拜中書平章政事階光祿大夫首言治國之道綱常
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節死義不汚於寇宜首旌之
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荆襄湖廣以絕後患又數論祖宗
之用兵匪專於殺人蓋必有其道焉今倡亂者止數人
顧乃盡坐中華之民爲畔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迂
丞相脫脫意時脫脫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栢員外郎伯

帖木兒故兩人因擅權用事而朶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陝州危急因出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行至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卽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已至鴻門吏白涓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尚何顧陰陽拘忌哉卽就署省臺素以舉措爲嫌不相聚論事朶爾直班曰多事如此惡得以常例論乃與行省平章朶朶約五日一會集尋有旨命與朶朶便宜同討賊卽督諸軍復商州乃修築奉元城壘募民爲兵出庫所藏銀爲大錢射而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爲精兵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列其功

以聞賜勅書褒獎之由是其軍遂盛而國家獲其用金州由興元鳳翔達奉元道里迴遠乃開義谷創置七驛路近以便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師敗于河南西臺御史蒙古魯海牙范文等十二人劾奏之朶爾直班當署字顧謂左右曰吾其爲平章湖廣矣未幾命下果然也先帖木兒者脫脫之弟章旣止脫脫怒故左遷朶爾直班而御史十二人皆見黜關中人遮道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遽去我而不留乎朶爾直班慰遣之不聽乃從間道得出至重慶聞江陵陷道路阻不可行或請少留以俟之不從期必達乃已湖廣行省時權治澧州旣

至律諸軍以法而授納粟者以官人心翕然汝中栢伯帖木兒言於丞相曰不殺朶爾直班則丞相終不安蓋謂其帝意所眷屬必復用耳乃命朶爾直班職專供給軍食時官廩所儲無幾卽延州民有粟者親子酒諭勸之而貸其粟約俟朝廷頒鈔至卽還以直民無不從者又遣官糴粟河南四川之境民間其名爭輸粟以助軍餉右丞伯顏不花方總兵承順風旨數侵辱之朶爾直班不爲動會官軍復武昌至斬黃伯顏不花百計徵索無不給之猶欲言其供需失期達刺罕軍帥王不花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今坐不重茵食無珍味徒爲我曹

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猶欲誣之是無人心也我曹便當散還鄉里矣脫脫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風使害之完者至則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勲舊之家國之祥瑞吾苟傷之則人將不食吾餘矣朶爾直班素有風疾軍中感霧露所患日劇遂卒于黃州蘭溪驛年四十朶爾直班立朝以扶持名教爲己任薦拔人才而不以爲私恩留心經術凡伊洛諸儒之書未嘗去手喜爲五言詩於字畫尤精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嘗客於朶爾直班諫之曰明公之學當務安國家利社稷母爲留神於未藝朶爾直班深服其言其在經筵開陳大義爲多

間采前賢遺言各以類次爲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職四曰國政明道厚倫制行稽古游藝五者學本之目也敬天愛民知人納諫治內五者君道之目也宰輔臺察守令將帥摯御五者臣職之目也興學訓農理財審刑議兵五者國政之目也帝覽而善之賜名曰治原通訓藏于宣文閣二子鐵固思帖木而篤堅帖木而

阿魯圖

阿魯圖博爾朮四世孫父木忽刺阿魯圖由經正監襲職爲怯薛官掌環衛遂拜翰林學士承旨遷知樞密院

事至元三年襲封廣平王至正四年脫脫辭相位順帝問誰可代脫脫爲相者脫脫以阿魯圖薦五月詔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而別兒怯不花爲左丞相從駕行幸每同車出入一時朝野以二相協和爲喜時詔修遼金宋三史阿魯圖爲總裁五年三史成十月阿魯圖等旣以其書進帝御宣文閣阿魯圖復與平章政事帖木兒塔識太平上奏太祖取金世祖平宋混一區字典章圖籍皆歸祕府今陛下以三國事績命儒士纂修而臣阿魯圖總裁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呈萬機之暇乞以備乙覽帝曰此事卿誠未解史書所繫

甚重非儒士汎作文字也彼一國人君行善則國興朕
爲君者宜取以爲法彼一朝行惡則國廢朕當取以爲
戒然豈止儆勸人君其間亦有爲宰相事善則卿等宜
倣效惡則宜監戒朕與卿等皆當取前代善惡爲勉朕
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阿魯圖頓首舞蹈而出右司
郎中陳思謙建言諸事阿魯圖曰左右司之職所以贊
助宰相今郎中有所言與我輩共議見諸行事何必別
爲文字自有所陳耶郎中若居他官則可建言今居左
右司而建言是徒欲顯一己自能言耳將置我輩於何
地思謙大慙服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

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廟堂
卽今選僧子耶若選僧子須選強壯人尚書欲其詳讞
刑贖耳若不枉人不壞法卽是好刑官何必求強壯人
耶左右無以荅其爲治知大體類如此先是別兒怯不
花嘗與阿魯圖謀擠害脫脫阿魯圖曰我等豈能久居
相位當亦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別兒怯不花屢以
爲言終不從六年別兒怯不花乃諷監察御史劾奏阿
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卽避出城其姻黨皆爲之不
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
帝自陳帝必辯焉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丞相爲

難得耶但帝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宜卽去蓋御
史臺乃世祖所設置我若與御史抗卽與世祖抗矣爾
等無復言阿魯圖卽罷去明年別兒怯不花遂爲右丞
相不久亦去十一年阿魯圖復起爲太傳出守和林邊
薨無嗣衣官髮村之日人報備其凶民只且不試以
亦嘗紐的該圖皆皆害地地回會圖日非若此於人
紐的該博爾朮之四世孫也早歲備宿衛累遷同知樞
審院事旣而廢處于家順帝至元五年奉使宣撫達達
之地整理有司不公不法事三十餘條由是朝廷知其
才陞知嶺北行樞密院事至正十五年召拜中書平章

政事遷知樞密院事十七年以太尉總山東諸軍守鎮
東昌路擊退田豐兵十八年田豐復陷濟寧進逼東昌
紐的該以乏糧棄城退屯栢鄉東昌遂陷還京師拜中
書添設左丞相與太平同居相位紐的該有識量處事
平允倭人攻金復州殺紅軍據其州者卽奏遣人往賞
賚而撫安之浙西張士誠旣降紐的該處置江南諸事
咸得其宜士誠大服興和路富民調戲子婦繫獄車載
楮幣至京師行賂以故刑部官持其事久不決紐的該
乃除刑部侍郎爲興和路達魯花赤俾決其事富民遂
自縊死凡授官惟才是選不用私人衆稱其有大臣體

已而遽罷相遷知樞密院事嘗卧病謂其所知曰太平
 真宰相才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此可
 歎也朝官至門候疾者皆謝遣之三十年正月卒
 諡曰文忠公
 平定人更金
 東昌府
 元史卷一百三十九

元史卷一百四十
 其列傳第二十七
 別兒怯不花
 從憲宗南征有功父阿忽台事成宗為丞相被誅後贈
 和寧忠獻王別兒怯不花蚤孤八歲以興聖太后及武
 宗命侍明宗于藩邸尋入國子學為諸生會明宗以周
 王出鎮雲南別兒怯不花從行至大同而還仁宗召入
 宿衛一日從殿中望見其儀架負異即召對慰諭之八

番宣撫司長乃其世職英宗遂授懷遠大將軍八番宣撫司達魯花赤既至宣布國家恩信峒民感悅有累歲不服者皆喜曰吾故賢帥子孫也其敢違命率其十四部來受約束別兒怯不花以其事入奏天子嘉而留之泰定三年特授同知太常禮儀院事益從耆老文學之士雍容議論尋拜監察御史明年遷中書右司郎中又明年陞叅議中書省事居二年除吏部尚書至順元年其兄治書侍御史自當諫止明里董阿子閭閻不當爲監察御史并出別兒怯不花爲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未幾丁內艱還京起復爲江浙行省叅知政事

江浙歲漕米由海道達京師別兒怯不花董其事尋除禮部尚書遷徽政院副使擢侍御史特命領宿衛陞榮祿大夫宣徽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凡宿衛士有從掌領官薦用者往往所舉多其親暱至別兒怯不花獨推擇歲久者舉之衆論翕服宣徽所造酒橫索者衆歲費陶瓶甚多別兒怯不花奏製銀瓶以貯而索者遂止至元四年拜御史大夫知經筵事尋遷中書平章至正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杭浙省所治吾被命出鎮而火如此是我不德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卽下令錄被災者二

萬三千餘戶戶給鈔一錠焚死者亦如之人給月米二斗幼穉給其半又請日減酒課爲錢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元額之半軍器漆器權停一年泛稅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作省治民居附其旁者增直買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又請歲減江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淫雨亢旱輒出禱于神詞所禱無不應在鎮二年雖兒童女婦莫不感其恩召還除翰林學士承旨仍掌宿衛四年拜中書左丞相朝廷議選奉使宣撫使問民疾苦察吏貪廉且選習北藩風土及知典故者俾別兒怯不花周行沙漠洗冤除弊不可勝計又奏發使諭諸

王賜以金衣重寶使各撫其民毋踰法制於是內外震肅明年歲大饑流民載道令有司賑之欲還鄉者給路糧又錄在京貧民日糶以糧帝還自上都遣中使數輩趣使迎謁比見帝親酌酒勞之七年進右丞相明年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而徽政院使高龍卜在帝側爲解帝遂不允乃出御史大夫亦憐真班爲江浙左丞相中丞下皆辭職詔復加太保於是兩臺各道言章交至別兒怯不花益不自安尋謫居渤海縣十年正月卒後子達世帖木而用于朝遂贈弘仁輔治秉文守正寅亮同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追封冀王諡忠宣

集行于世。世。文。善。也。時。不。失。其。學。為。報。章。也。爾。其。崙。
蕭永祺字景純本名蒲烈少好學通契丹大小字廣寧
尹耶律固奉詔譯書辟置閣下因盡傳其業固卒永祺
率門弟子服齊衰喪固作遼史未成永祺繼之作紀三
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上之加宣武將軍除太常丞海
陵為中京留守永祺特見親禮天德初擢左諫議大夫
遷翰林侍講學士同修國史再遷翰林學士明年遷承
旨尚書左丞耶律安禮出守南京海陵欲以永祺代之
召見于內閣諭以旨意永祺辭曰臣材識卑下不足以
辱執政海陵曰今天下無事朕方以文治卿為是優矣

永祺固辭既出或問曰公遇知人主進取爵位以道佐
時何多讓也永祺曰執政繫天下休戚縱欲貪冒榮寵
如蒼生何海陵嘗選廷臣十人備諮訪獨永祺議論寬
厚時稱長者卒年五十七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河北
礪為軍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
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
甚因館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
昉嘗謂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將名世十年
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

平取簿閱之惟太常禮儀使阿剌不花一無所需太平因言於帝請擢居近職且厚賜之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因辭詔特賜姓而改其名七年遷中書平章政事班同列上國王朶而只爲左丞相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蚤襲位國王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十一月拜太平左丞相朶而只爲右丞相太平辭帝不允仍詔示天下明年正月詔修后妃功臣傳特命太平同監修國史蓋異數也太平請僧道有妻子者勒爲民以減蠹耗給校官俸以防虛冒請賜經筵講官坐以崇聖學立行都水

監以治黃河舉隱士完者篤執禮哈郎董立張樞李孝光是時天下無事朝廷稽古禮文之典有墜必舉平生好訪問人材不問南北必記錄于冊至是多進用之初脫脫旣罷相出居西土會其父馬札兒台卒太平力請令脫脫歸葬以全孝道左右以爲難太平曰脫脫乃心王室大義滅親今父歿而不克奔訃爲善者不幾於息乎爲之固請以故脫脫得還脫脫旣得還朝卽拜爲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己也因汝中柏讒間成隙遽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叅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九年七月罷爲翰林學士承

旨既又誣劾其過失而并論其子也先忽都不宜僭娶宗室女脫脫之母聞之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人也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侍御史撒馬篤揚言于朝曰御史欲害正人壞臺綱如天下後世何卽臥病不起故吏田復勸太平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慊矣遂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河南盜起十五年詔命太平爲江浙行省左丞相未行改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總制諸軍駐于濟寧時諸軍久出糧餉苦不繼太平命有司給牛具以種麥自濟寧達于海州民不擾而兵賴

以濟議立土兵元帥府輪番耕戰十六年移鎮益都未幾除遼陽行省左丞相糴粟以給京師處置有法所致甚多而民不擾十七年五月召爲中書左丞相時毛貴據山東明年由河間入寇官軍屢敗漸逼京都中外大駭廷議遷都以避之和者如出一口太平力爭以爲不可起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于彰德引兵擊之大敗賊衆京城遂安會張士誠以浙西降而晉冀關陝之間察罕鐵木兒屢以捷奏聞於是中外人心翕然有中興之望矣太平又考求凡死節之臣雖布衣亦加贈諡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動當時右丞相搠思監家

人以造僞鈔事覺刑部欲連逮搠思監太平力爲解之
曰堂堂宰相烏得有此事四海聞之若國體何搠思監
既劾罷太平所得俸祿多分饋之土皇后奇氏與皇太
子謀欲內禪遣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諭意於太平太
平不答皇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
而已是時皇太子欲盡逐帝近臣又令監察御史劾帝
親暱臣御史中丞禿魯鐵木兒未及奏而所劾御史被
遷爲他官皇太子疑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
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而歎曰善人國之紀也苟
去之國將何賴乎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皇太子之志

未及逞會紐的該死皇太子遂令監察御史買住桑哥
失理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死以二人爲太平
黨也太平知勢有不可留數以疾辭位二十年二月拜
太保俾養疾于家臺臣奏言以謂當時事之艱危政賴
賢材之宏濟太平以師保兼相職爲宜帝不能從會陽
翟王阿魯輝鐵木兒倡亂騷動北邊勢逼上都皇太子
乃言于帝命太平留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太平遂往
有同知太常院事脫歡者也先忽都故將也聞陽翟王
將至乃引兵縛王至軍前太平不受令生致闕下北邊
以寧太平終不以爲己功未幾詔拜太傅賜田若干頃

俾歸奉元帝欲以伯撒里爲丞相伯撒里辭曰臣老不足
足以任宰相陛下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於是
密旨令伯撒里留太平毋行太平至沙井聞命而止宿
留久之皇太子惡其既去而復留也二十三年令御史
大夫普化劾太平故違上命當正其罪詔乃悉拘所授
宣命及所賜物俾往陝西之西居焉搠思監因誣奏之
安置土蕃尋遣使者逼令自殺太平至東勝賦詩一篇
乃自殺年六十三二十七年監察御史辯其非辜請加
褒贈也先忽都名均字公秉少好學有俊才累遷殿中
侍御史治書侍御史翰林侍讀學士皆兼襲虎賁親軍

都指揮使太平之爲相也務廣延才彥而也先忽都以
丞相子又傾已下士以故名稱籍然已而被劾罷從親
還奉元居六年召爲兵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除通政
院使太平再相授知樞密院事遷太子詹事十九年羣
盜由開平東屯遼陽冬詔也先忽都以知樞密院事兼
太子詹事率師往討太平以其年少數請改命不允至
則遣將拔懿州省治盜踰遼河東奔而朝廷讒搆日甚
罷爲上都留守尋改宣政院使以丁內艱不起搠思監
再相復奏強起之卽日監察御史也先帖木李好直又
劾罷之已而搠思監徇皇太子旨構成大獄誣老的沙

蠻子按難達識理沙加識理也先忽都及脫懽等不軌執脫懽煅鍊其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欲釋其事特命大赦而搠思監增入條畫內獨不赦前獄惟老的沙逃于孛羅鐵木兒大同軍中蠻子按難達識理等遂皆貶死也先忽都當貶撒思嘉之地道由朶思麻行宣政院使桓州閭素受知太平因留居其地執政知其故奏也先忽都違命杖死之年四十四有詩集十卷

鐵木兒塔識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國王脫脫之子資稟宏偉補國子學諸生讀書穎悟絕人事明宗於潛邸文宗初由同知

都護府事累遷禮部尚書進叅議中書省事擢陝西行臺侍御史留爲奎章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尋同知樞密院事後至元六年拜中書右丞至正改元陞平章政事伯顏罷相庶務多所更張鐵木兒塔識盡心輔贊每入番直帝爲出宿宣文閣賜坐榻前詢以政道必夜分乃罷二年郊鐵木兒塔識言大祀竣事必有實惠及民以當天心乃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任穡事歲募富民和糴爲邊餉民雖稍利而費官鹽爲多鐵木兒塔識乃請別輸京倉米百萬斛儲于和林以爲備日本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高麗掠其貨表請沒入

其人以為奴鐵木兒塔識持不可曰天子一視同仁豈宜乘人之險以為利宜資其還已而日本果上表稱謝俄有日本僧告其國遣人刺探國事者鐵木兒塔識曰刺探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為設果有之正可令覩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兩浙閩鹽額累增而課愈虧江浙行省請減額鐵木兒塔識奏歲減十三萬引五年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大體不為苛矯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其妻孥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為令近畿飢民爭赴京城奏出贖罰鈔糴米萬石即近郊寺觀為

糜食之所活不可勝計居歲餘遷平章政事位居第一大駕時巡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貧民買其籌貼以為利鐵木兒塔識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姦弊遂絕七年首相去位帝召鐵木兒塔識諭旨若曰爾先人事我先朝顯有勞績爾實能世其家今命爾為左丞相鐵木兒塔識扣頭固辭不允乃拜命鐵木兒塔識修飭綱紀立內外通調之法朝官外補許得陞辭親授帝訓責以成效郡邑賢能吏次第

甄拔入補朝闕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
凶荒先是僧人與齊民均受役于官其法中變至是奏
復其舊孔子後襲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陞爲三品歲
一再詣國學進諸生而獎勵之中書故事用老臣預議
大政久廢不設鐵木兒塔識奏復其規起腆合張元朴
等四人爲議事平章曾未半年揀偏補弊之政以次興
舉中外咸悅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俄感暴疾
薨年四十六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
丞相追封冀寧王諡文忠鐵木兒塔識天性忠亮學術
正大伊洛諸儒之書深所研究帝嘗問爲治何先對曰

法祖宗帝曰王文統奇才也朕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
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以王道告君而乃尚霸
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
足取乎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時在叅議府訖
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
之擢或疑爲太優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
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識者誦之時修遼
金宋三史鐵木兒塔識爲總裁官多所協贊云

鐵木兒塔識帖睦迺

達識帖睦迺字九成幼與其兄鐵木兒塔識俱入國學

爲諸生讀經史悉能通大義尤好學書初以世胄補官
爲太府監提點擢治書侍御史以言罷除樞密院同知
陞中書右丞翰林承旨遷大司農至正七年出爲江浙
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又入爲大司農九年爲湖廣行省
平章政事沅靖柳桂等路徭徠竊發朝廷以溪洞險阻
下詔招諭之達識帖睦迺謂寇情不可料請置三分省
一治靜江一治沅靖一治柳桂以左右丞參政分兵鎮
其地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州軍民安撫司設萬戶
府益以戍兵朝廷皆如其言已而諸徭徠悉降召還復
爲大司農十年台州方國珍起海上達識帖睦迺奉

詔與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往招諭之明年盜起
河南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則修城池飭備禦賊不
敢犯其境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十五年入爲中書平
章政事時中書庶務多爲吏胥遲留至則責委提控掾
史二人分督左右曹悉爲剖決出爲江浙行省左丞相
尋兼知行樞密院事許以便宜行事時江淮盜勢日盛
南北阻隔達識帖睦迺獨治方面而任用非人肆通賄
賂賣官鬻爵一視貨之輕重以爲高下於是謗議紛然
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以爲意十六年正月張士
誠陷平江七月逼杭州達識帖睦迺卽棄城遁于富陽

萬戶普賢奴力拒之而苗軍帥楊完者時駐嘉興亦引兵至敗走張士誠達識帖睦迺還初達識帖睦迺以完者爲海北宣慰使都元帥尋陞江浙行省叅政至是遂陞右丞而苗軍素無紀律肆爲鈔掠所過蕩然無遺達識帖睦迺方倚完者以爲重莫敢禁遏故完者矜驕日肆而不可制明年士誠寇嘉興屢爲完者所敗士誠乃遣蠻子海牙以書詐降蠻子海牙嘗爲南行臺御史中丞以軍結水寨屯采石爲大明兵所敗因走歸士誠故士誠使之來而書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迺不可曰我昔在淮南嘗招安士誠知其反覆其降不

可信完者固勸乃許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迺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識帖睦迺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以爲請達識帖睦迺雖外爲正詞然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士德尋爲大明兵所擒復陞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然士誠雖降而城池府庫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於是朝廷以招安張士誠爲達識帖睦兒功詔加太尉當是時徽州建德皆已陷完者屢出師不利士誠素欲圖完者而完者時又強娶平章政

事慶童女達識帖木兒雖主其婚然亦甚厭之乃陰與士誠定計除完者揚言使士誠出兵復建德完者營在杭城北不爲備遂被圍苗軍悉潰完者與其弟伯顏皆自殺其後事聞于朝贈完者潭國忠愍公伯顏衡國忠烈公完者旣死士誠兵遂據杭州十九年朝廷因授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士信乃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城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來徵糧士誠運米十餘萬石達京師方面之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迺徒存虛名而已俄而士誠令其部屬自頌功德必欲求王爵達識帖睦迺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籍口舌以馭此輩

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微終不爲其所脇但我今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以從之耳乃爲具文書聞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卽平江治宮闕立官屬時荅蘭帖木兒爲江浙行省右丞真保爲左右司郎中三人諂事士誠多受金帛數媒孽達識帖睦迺之短以故張氏遂有不相容之勢二十四年士信乃使王晟等面數達識帖睦迺過失勒其移咨省院自陳老病願退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卽逼取其諸所掌符印而自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徙達識帖睦迺至嘉興士信峻其垣墻錮其門闥所以防禁之者

甚嚴達識帖睦爾皆不以爲意日對妻妾飲酒放歌自若士誠令有司公牘皆首稱吳王令旨又諷行臺爲請實授于朝行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皆不從至是旣拘達識帖睦爾卽使人至紹興從普化帖木兒索行臺印章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而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爾聞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士誠乃使載其柩及妻孥北返于京師普化鐵木兒字兼善荅魯乃蠻氏行臺御史大夫帖木哥子也累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時境內皆爲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行臺又爲張士誠所逼而死然論者以爲其死視達識帖睦爾爲差勝云

脫脫復為相太不花因黨於脫脫謀欲害太平眾由是
 不平之十二年盜起河南知樞密院事老章出師久無
 留守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八年太平為丞相力薦
 大度以世胄入官累遷雲南行省右丞歷通政使上都
 太不花弘吉刺氏世為外戚官最貴顯太不花沉厚有
 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正列傳第二十八
 濂等修

太不花

太不花

脫脫復為相太不花因黨於脫脫謀欲害太平眾由是
 不平之十二年盜起河南知樞密院事老章出師久無
 留守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八年太平為丞相力薦
 大度以世胄入官累遷雲南行省右丞歷通政使上都
 太不花弘吉刺氏世為外戚官最貴顯太不花沉厚有

功詔拜太不花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加太尉將兵往代之未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安陸德安等路招降服叛動合事宜軍聲大振十四年脫脫以太師右丞相總大兵征高郵尋詔奪其兵柄而陞太不花本省左丞相與太尉月闊察兒樞密知院雪雪代總其兵山東河北諸軍悉令太不花節制而太不花乃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爲民患十五年監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之罪於是天子下詔盡奪其職俾率領火赤溫從平章政事荅失八都魯征進項之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湖廣荆

襄諸軍招捕沔陽湖廣等處水陸賊徒會朝廷復拜太平爲中書左丞相太不花聞之意不能平歎曰我不負朝廷朝廷負我矣太平漢人今乃復居中用事安受逸樂我反在外勤苦邪及擊賊賊且退諸將皆欲乘勝渡江而太不花乃反勒兵而退以養銳爲名其後賊犯汴梁守臣請援兵至十往反太不花乃始率兵援汴梁而猶按甲不進時睢毫太康俱已陷邊警日急或諫之曰賊旦夕且至丞相兵不進何也太不花顧左右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犯境邪若等毋多言我自有神算也旣而縱軍出掠百里之內蕩然無遺繼又渡師河北聲

取曹濮遂駐於彰德衛輝俄而曹濮之賊奔竄晉冀大同亦相繼不守遂蔓延不可制朝廷以爲憂兩遣重臣諭以密旨授之成算而太不花恬不爲意是時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討山東久無功嘗以事入奏語言有驕慢意帝由是惡之十八年山東賊愈充斥且逼近京畿於是詔拜太不花中書右丞相總其兵討山東旣渡河卽上疏以謂賊勢張甚軍行宜以糧餉爲先昔漢韓信行軍蕭何餽糧方今措畫無如丞相太平者如今太平至軍中供給事乃可濟不然兵不能進矣其意實銜太平欲其至軍中卽害之也時叅知政事卜

顏帖木兒張晉等分省山東二人者嘗劾壽童不進兵太不花至則以其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完者帖木兒爲右丞之日嘗劾其非亦加以失悞專制之罪擅改其官徵至軍欲害之事聞廷議喧然而太平與太不花久有隙會其疏來上以其欲害已也遂諷監察御史迷只兒海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而於帝前力譖之於是乃下詔削其官爵奪其兵柄安置于蓋州以知樞密院事悟良哈台總其兵太不花聞有詔夜馳詣劉哈刺不花求救解劉哈刺不花者太不花故部將也以破賊累有功拜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駐兵保定見

通鑑四百四十一 魏傳
三
太不花來因張樂大宴舉酒慷慨言曰丞相國家柱石
有大勳勞如此天子終不害丞相是必讒言間之耳我
當自往見上言之丞相毋憂也哈刺不花即走至京首
見太平太平問其來何故哈刺不花具以其故告之太
平曰太不花大逆不道今詔已下爾乃敢輒妄言邪不
審處禍將及爾矣哈刺不花聞太平言畏懼噤不能發
太平度太不花必在哈刺不花所即語之曰爾能致太
不花以來吾以爾見上爾功不細矣哈刺不花因許之
太平乃引入見帝賜資良渥初劉哈刺不花之爲部將
於太不花也與倪晦者在幕下太不花每委任晦而

哈刺不花計多阻不行哈刺不花心嘗以爲怨及是知
事已不可解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於
路

察罕帖木兒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系出北庭曾祖闊闊台元初隨大
軍收河南至祖乃蠻台父阿魯溫皆家河南爲潁州沈
丘人察罕帖木兒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
尺脩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居常慨然
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焚城邑殺長吏所
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

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兒乃奮義起兵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之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帖木兒中順大夫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察罕帖木兒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賊鋒賊乃北渡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帖木兒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階中議大夫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帖木兒夜襲之虜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

牟己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帖木兒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勢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算軍聲益大振十六年陞中書兵部尚書階嘉議大夫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殺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事荅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卽鼓行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陝爲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中如

煇傳四平外代
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
五
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守既備賊始覺不
敢動卽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帖木兒追
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
數月賊勢窮皆遁潰以功加中奉大夫僉河北行樞密
院事十七年賊尋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
直趨長安至灞上分道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
臺來告急察罕帖木兒卽領大衆入潼關長驅而前與
賊遇戰輒勝殺獲以億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
興元朝廷嘉其復關陝有大功授資善大夫陝西行省
左丞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

帖木兒卽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賊圍鳳翔
賊果來圍之厚凡數十重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
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
中軍亦開門鼓噪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
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黨皆遁還關中
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
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卽留兵戍清
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往赴
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
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且還察罕帖木兒先遣

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
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
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
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
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陝西行臺侍御史同知河
南行樞密院事於是天子乃詔察罕帖木兒守禦關陝
晉冀撫鎮漢沔荆襄便宜行闔外事察罕帖木兒益務
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爲已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
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
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帖木兒乃北

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
覃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下令嚴守備別
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
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拜
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便宜行事
十九年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
發遊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
于河水陸竝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
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
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

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
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擊敗之
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
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謀
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閔思孝李克彝虎林赤
賽因赤荅忽脫因不花呂文完哲賀宗哲安童張守禮
伯顏孫翥姚守德魏賽因不花楊履信關關等議各分
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
奉其僞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獲僞后及賊妻子數
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全居民二十萬軍不

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歡聲動中
外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樞密院事
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仍便宜行事詔告天下先是中原
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
達江浙海漕乃復至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
鎮關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
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
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
定而荅失八都魯之子曰孛羅帖木兒以兵駐大同因
欲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事

見本紀及荅失八都魯傳中二十二年諜知山東羣賊
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興
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
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
水陸俱下分道竝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
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寇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
擴廓帖木兒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
兵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
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
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

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帖木兒分
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
丘中循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分齊
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
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
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
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
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竝進賊
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
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矣二

十二年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計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

贈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諡獻武及葬賜賻有加改贈宣忠興運弘仁效節功臣追封潁川王改諡忠襄食邑沈丘縣所在立祠歲時致祭封其父阿魯溫汝陽王後又進封梁王於是復起擴廓帖木兒拜銀青榮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擴廓帖木兒旣領兵柄銜哀以討賊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猱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卽遣關保以兵取莒

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帖木兒本察罕帖木兒之甥自幼養以爲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然無事擴廓帖木兒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爲安孛羅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旣沒復數以兵爭晉冀帝雖屢解諭之而讐隙日深二十三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得罪于皇太子皇太子欲誅之皆奔于大同爲孛羅帖木兒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帝數爲皇太子寢其事而皇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則傳旨密令孛羅帖木兒隱其迹而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皆附皇太子必窮竟其事皇太子又方倚重於

擴廓帖木兒時擴廓帖木兒駐太原與孛羅帖木兒構兵勢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搠思監朴不花因誣孛羅帖木兒老的沙謀爲不軌而皇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孛羅帖木兒罪削其官職而奪其兵孛羅帖木兒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語在搠思監孛羅帖木兒傳七月孛羅帖木兒又與老的沙合禿堅帖木兒兵同犯闕時擴廓帖木兒遣部將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孛羅帖木兒旣入朝據相位白鎖住又將二萬騎屯漁陽爲

神聖四書外傳
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
二十
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帖木兒以兵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趣擴廓帖木兒大舉以討逆發丞相也速丘屯東鄙魏遼齊吳豫幽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帖木兒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孛羅帖木兒既伏誅帝詔白鎖住兵守京城遂詔皇太子還京而擴廓帖木兒亦扈從入朝九月詔拜伯撒里右丞相擴廓帖木兒左丞相伯撒里累朝舊臣而擴廓帖木兒以後生晚出乃與竝相居兩月卽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皇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擴廓帖木兒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擴廓帖木

兒於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而用孫翥趙恒等爲謀主二十六年二月自京師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謂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帖木兒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釁隙旣開遂成讐敵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罷擴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又惟務用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

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
三十一
朝廷因疑其有異志皇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
靈武故事因而自立擴廓帖木兒與孛蘭奚等不從及
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
入城欲脅帝禪之位擴廓帖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
十里卽散遣其軍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及是屢趣其出
師江淮擴廓帖木兒第遣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
貊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下詔
和解之顧乃戕殺詔使天下奴等而跋扈之跡成矣
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皇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
分命擴廓帖木兒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

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以其兵與張良
彌孔興脫列伯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
然詔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帖
木兒終扞拒不肯受於是貊高關保等皆叛擴廓帖木
兒關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來卽爲將勇冠諸軍功
最高而貊高善論兵尤爲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是兩
人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
于朝舉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沙藍荅兒帖林沙伯顏
帖木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
廓帖木兒以貊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

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爲食邑與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帖木兒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鎖住虎林赤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在山東者也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領之擴廓帖木兒旣受詔卽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率兵東向以正天討二十八年朝廷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廓帖木兒卽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

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官吏効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擴廓帖木兒退守于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旣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帖木兒氣稍沮而關保貊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帖木兒不應或師出卽復退一日諜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卽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貊高關保皆

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以誤國皆受黜旣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悃帝尋亦悔悟下詔滌其前非於是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孫翥趙恒竝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趣山東禿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遂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嘗出而擴廓帖木兒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已不可爲矣已而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帖木兒卽棄城遁領其餘衆西奔于甘肅

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餘無中營門其告龜實願為內憲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軍列傳第二十九 以中營門中人李處為南嶺總

翼回 荅失八都魯八營軍則山夢山以舊其外自以中

荅失八都魯曾祖紐璘祖也速荅兒有傳荅失八都魯

南加台子也以世襲萬戶鎮守羅羅宣慰司土人作亂

荅失八都魯捕獲有功四川省舉充船橋萬戶出征雲

南陞大理宣慰司都元帥至正十一年特除四川行省

叅知政事撥本部探馬赤軍三千從平章咬住討賊於

荆襄九月次安平站時咬住兵既平江陵荅失八都魯

請自攻襄陽十三年進次荆門時賊十萬官軍止三千
餘遂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乃土豪避兵者得義
丁二萬編排部伍申其約束行至蠻河賊守要害兵不
得渡卽令屈萬戶率奇兵由間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
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戰生擒其僞將三十人腰斬之
賊自是閉門不復出荅失八都魯乃相視形勢內列八
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
軍四千據虎頭山以瞰城中署從征人李復爲南漳縣
尹黎可舉爲宜城縣尹拊循其民以賦軍饋城中之民
受圍日久夜半二人縋城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爲內應

荅失八都魯與之定約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授之密
號而去至期民垂繩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十人時賊船
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
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水死僞將王權領千騎西走
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加荅失八都魯資善大夫賜上
尊及黃金束帶以其弟識里木爲襄陽達魯花赤子孛
羅帖木兒爲雲南行省理問比賊再犯荆門安陸沔陽
荅失八都魯輒引兵敗之尋詔益兵五千以烏撒烏蒙
元帥成都不花聽其調發十三年定青山荆門諸寨九
月率兵略均房平穀城攻開武當山寨數十獲僞將杜

將軍十二月趨攻峽州破僞將趙明遠木驢寨陞四川
行省右丞賜金繫腰十四年正月復峽州三月陞四川
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總荆襄諸軍五月命王
樞虎兒吐華代荅失八都魯守中興荆門且令荅失八
都魯以兵赴汝寧十月詔與太不花會軍討安豐是月
復苗軍所據鄭均許三州十二月復河陰鞏縣十五年
命荅失八都魯就管領太不花一應諸王藩將兵馬許
以便宜行事六月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進次許州長
葛與劉福通野戰爲其所敗將士奔潰九月至中牟收
散卒團結屯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遂與孛羅帖木

兒相失劉哈刺不花進兵來援大破賊兵獲孛羅帖木
兒歸之復駐汴梁東南青堤十二月調兵進討大敗賊
于太康遂爲亳州僞宋主小明王遁十六年加金紫光
祿大夫三月朝廷差脫歡知院來督兵荅失八都魯父
子親與劉福通對敵自巳至酉大戰數合荅失八都魯
墜馬孛羅帖木兒扶令上馬先還自持弓矢連發以斃
追者夜三更步回營中十月移駐陳留十一月攻取夾
河劉福通寨十二月庚申次高柴店偪太康三十里是
夜二鼓賊五百餘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之比曉
督陣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城入其郭斬首

數萬擒偽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偽丞相王羅二人
辛酉太康悉平遣孛羅帖木兒告捷京師帝賜勞內殿
王其先臣二世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兼知樞密院事
守禦汴梁識里木雲南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四川行
省左丞將校僚屬賞爵有差十七年三月詔朝京師加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四川行省左丞相九月取溝城東
明長垣三縣十月詔遣知院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雷
澤濮州而達理麻失理爲劉福通所殺達達諸軍皆潰
荅失八都魯力不能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
機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爲荅失八都魯通和書

遺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進荅失八都魯覺知不夕憂
憤死十二月庚子也子孛羅帖木兒別有傳

慶童

慶童字明德康里氏祖明里帖木兒父斡羅思皆封益
國公慶童早以勳臣子孫受知仁廟給事內廷遂長宿
衛授太宗正府掌判三遷爲上都留守又累遷爲江西
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入爲太府卿復爲上都留守出
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以寬厚爲政遼人德之至正十
年遷平章行省江浙適時承平頗沉湎于宴樂凡遺逸
之士舉校官者輒擯斥不用由是不爲物論所與明年

盜起汝穎已而蔓延于江浙江東之饒信徽宣鉛山廣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旅曾不踰時以次克復既乃令長吏按視民數凡誑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安故業發官粟以振之省治燬于兵則拓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貧民爲工役而償之以錢杭民賴以存活者尤衆十四年脫脫以太師右丞相統大兵南征一切軍資衣甲器仗穀粟薪藁之屬咸取具於江浙慶童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朝廷賴之明年盜起常之無錫衆議以重兵殲之慶童曰赤子無知迫於有司故弄兵耳苟諭以禍福彼無不降之

理盜聞之果投戈解甲請爲良民十六年平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鈞結同黨相煽爲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爲患慶童言于丞相達識帖睦爾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丞相乃與慶童入其軍數其罪斬首以徇民大悅繼而苗軍帥楊完者以其軍守杭城丞相達識帖睦爾既承制授完者江浙行省右丞而完者益以功自驕因求娶慶童女慶童初不許時苗軍勢甚張比識帖睦爾方倚以爲重強爲主婚慶童不得已以女與之明年出鎮海寧州距杭百里地瀕海磽瘠民甚貧居二年盜

息而民阜至是慶童在江浙已七年涉歷險艱勞績甚優著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改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未行仍任江浙十八年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未行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賜以御衣上尊時南行臺治紹興所轄諸道皆阻絕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郡則制於方國珍其西杭蘇諸郡則據於張士誠憲臺綱紀不復可振徒存空名而已二十年召還朝慶童乃由海道趨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俄有譖其子剛僧私通宮人者帝怒殺之慶童因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久之日飲酒以自遣二十五年詔拜陝西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

慶童至則御之以禮待之以和居三年關陝用寧召還京師二十八年七月大明兵逼京城帝與皇太子及六宮至於宰臣近戚皆北奔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爲中書左丞相以輔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殺

也速

也速蒙古人倜儻有能名由宿衛歷尚乘寺提點遷宣政院參議至正十四年河南賊芝麻李據徐州也速從太師脫脫南征徐州城堅不可猝拔脫脫用也速計以巨石爲礮晝夜攻之不息賊困不能支也速又攻破其

南關外城賊遂遁走以功除同知中政院事繼又領軍從父太尉月闊察兒征淮西會賊圍安豐卽往援之渡淮無舟因策馬探水深淺浮而過賊大駭撤圍去進攻濠州有詔班師乃還陞將作院使復從太尉征淮東取盱眙遷淮南行樞密院副使陞同知樞密院事討賊淮州大敗之賊走航海襲山東盡有其地也速計賊必乘勝北侵急引兵北還表裏擊之復滕兗二州及費鄒曲阜寧陽泗水五縣賊勢遂衄未幾復泰安州及平陰肥城萊蕪新泰四縣又平安水等五十三寨陞知樞密院事討莆臺賊杜黑兒擒送京師磔之東昌賊將北寇道

出陵州也速邀擊於景州斬獲殆盡復阜城縣有詔命也速以軍屯單家橋斷賊北路賊轉攻長蘆也速往與戰流矢貫左手不顧轉鬪無前殺賊五百餘人奪馬三千匹於是分兵下山寨民爭來歸拜中書平章政事改行省淮南雄州蔚州賊繼起也速悉平之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所部卒掠懷來雲州欲爲亂也速以輕騎擊滅其首禍者降其衆隸麾下賊陷大寧詔也速往討之賊兵次侯家店也速遇賊卽前與戰自昏抵曙散而復合也速遣別騎繞出賊後賊腹背受敵大敗遂拔大寧擒首賊湯通周成等三十五人磔于都市召入覲賞

資優渥進階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既而賊雷帖木兒不花程思忠等陷永平詔也速出師遂復灤州及遷安縣時遼東郡縣惟永平不被兵儲粟十萬芻藁山積居民殷富賊乘間竊入增土築城因河爲塹堅守不可下也速乃外築大營絕其樵采數與賊戰獲其偽帥二百餘人平山寨數十又復昌黎撫寧二縣擒雷帖木兒不花送京師賊急乃乞降于叅政徹力帖木兒爲請命于朝詔許之命也速退師也速度賊必以計怠我師乃嚴備以偵之程思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金復州詔還京師拜遼陽行省左丞相

知行樞密院事撫安迤東兵農委以便宜開省于永平總兵如故金復海蓋乾王等賊竝起西侵興中州陰由海道趨永平聞也速開省乃止也速亟分兵防其衝突賊乃轉攻大寧爲守將王聚所敗斬其渠魁衆潰皆西走也速慮賊窺上都卽調右丞忽林台提兵護上都簡精銳自躡賊後賊果寇上都忽林台擊破之賊衆又大潰永平大寧於是始平乃分命官屬勞來安輯其民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種民爲立石頌其勳德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與右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有怨遣兵犯闕執二人以去而也速遂拜中書左丞相七月孛羅帖

木兒留兵守大同自率兵復向闕京師大震百官從帝
城守皇太子統兵迎於清河命也速軍於昌平而孛羅
帖木兒前鋒已度居庸關至昌平也速一軍皆無鬪心
不戰而潰皇太子馳入城尋出奔于太原孛羅帖木兒
遂入京城爲中書右丞相語具孛羅帖木兒傳二十五
年皇太子在太原與擴廓帖木兒謀清內難承制調甘
肅嶺北遼陽陝西諸省諸王兵入討孛羅帖木兒孛羅
帖木兒乃遣御史大夫禿堅帖木兒率兵攻上都附皇
太子者且以禦嶺北之兵又調也速率兵南禦擴廓帖
木兒部將竹真貊高等也速軍次良鄉不進謀之於衆

皆以謂孛羅帖木兒所行狂悖圖危宗社中外同情遂
勒兵歸永平西連太原擴廓帖木兒東連遼陽也先不
花國王軍聲大振孛羅帖木兒患之遣其將同知樞密
院事姚伯顏不花以兵往討軍過通州白河水溢不能
進駐虹橋築壘以待姚伯顏不花素輕也速無謀不設
備也速覘知之襲破其軍擒姚伯顏不花孛羅帖木兒
大恐自將討也速至通州大雨三日乃還孛羅帖木兒
先以部將保安不附已殺之至是又失姚伯顏不花二
人皆驍將也如失左右手鬱鬱不樂事敗遂伏誅二十
七年詔以也速爲中書右丞相分省山東二十八年大

明兵取山東閏七月也速與部將哈刺章田勝周達等禦於莫州衆敗潰乃盡掠莫州殘民北遁穆魯精二十夫以徹里帖木兒穆魯精二十徹里帖木兒阿魯溫氏祖父累立戰功爲西域大族徹里帖木兒幼沉毅有大志早備宿衛擢中書直省舍人遂拜監察御史時右丞相帖木迭兒用事生殺予奪皆出其意道路側目徹里帖木兒抗言歷詆其姦帖木迭兒欲中傷之會山東水鹽課大損除山東轉運司副使甫浹月補其虧數皆足轉刑部尚書京師豪右憚之不敢犯法而以非罪麗法者多所全脫天歷二年拜中書

右丞尋陞中書平章政事出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黃河清有司以爲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知爲臣忠爲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爲瑞餘何益于治歲大饑徹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爲必自縣上之府府上之省然後以聞徹里帖木兒慨然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將歸怨于朝廷吾不爲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宗聞而悅之賜龍衣上尊至順元年雲南伯忽叛以知行樞密院事總兵討之治軍有紀律所過秋毫無犯賊平賞賚甚厚悉分賜將士師旋囊裝惟巾櫛而已除留

守上都先是上都官買商旅之貨其直不卽酬給以故商旅不得歸至有饑寒死者徹里帖木兒爲之請有旨出鈔四百萬貫償之遷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嚴厲爲政部內肅然尋召拜御史中丞朝廷憚之風紀大振至元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首議罷行舉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祭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之帝不允詔徹里帖木兒仍出署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寶參政許有壬入爭之太師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以徹里帖木兒宣力之故擢寘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于

太師耶伯顏意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缺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壬曰科舉未行之先臺中賊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舉子不可謂無過較之於彼則少矣伯顏因曰舉子中可任用者唯參政耳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王文苑輩皆可任大事又如歐陽元功之文章豈易及邪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學豈有不至大官者邪有壬曰所謂士者初不以衣食爲事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伯顏又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古人有言立賢無方科舉取士豈不愈於通事知印等

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歲餘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醫控鶴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科舉於選法果相妨邪伯顏心然其言然其議已定不可中輟乃爲溫言慰解之且謂有壬爲能言有壬聞之曰能言何益於事徹里帖木兒時在座曰叅政坐無多言也有壬曰太師謂我風人劾平章可共坐邪徹里帖木兒笑曰吾固未嘗信此語也有壬曰宜平章之不信也設有壬果風人言平章則言之必中矣豈止如此而已衆皆

笑而罷翌日崇天門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及禍勉從之治書侍御史普化謂有壬曰叅政可謂過河折橋者矣有壬以爲大恥遂移疾不出初徹里帖木兒之在江浙也會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故其入中書以罷科舉爲第一事先論學校貢士莊田租可給怯薛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至是遂論罷之徹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爲那壁那壁者猶謂之彼也又嘗以妻弟阿魯渾沙女爲己女冒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己欲斥之詔貶徹里帖木兒于南安人皆快之久之卒于貶所至

正二十三年監察御史野仙帖木兒等辯其罪可依寒
食國公追封王爵定諡加功臣之號事不行

納麟

又嘗以妻與同營軍心大臣言請殺麟

納麟智曜之孫睿之子也大德六年納麟以名臣子用
丞相哈刺哈孫荅刺罕薦入備宿衛十年除中書舍人
至大四年遷宗正府郎中皇慶元年擢僉河南廉訪司
事延祐初拜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旨仁宗怒叵測中丞
朶兒只力救之乃解又言風憲恃紕劾之權而受人賂
者宜刑而加流四年遷刑部員外郎六年出爲河南行
省郎中至治三年入爲都漕運使泰定中擢湖南湖北

兩道廉訪使天歷元年除杭州路總管鋤姦去蝨吏畏
民悅明年改江西廉訪使南昌歲饑江西行省難於發
粟納麟曰朝廷如不允我當以家貲償之乃出粟以賑
民全活甚衆平章政事把失忽都貪縱不法納麟劾罷
之至順元年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元統初召爲刑部
尚書未至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尋陞中丞至元元
年召拜中書叅知政事遷同知樞密院事尋出爲江浙
行省右丞乞致仕不允除浙西廉訪使力辭不赴至正
二年除行宣政院使上天竺耆舊僧彌戒徑山耆舊僧
惠洲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

所擬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尋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入爲中書平章政事七年出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御史大夫所薦用御史必老成更事者八年進金紫光祿大夫請老不許加太尉御史劾罷之退居姑蘇十二年江淮盜起帝命爲南臺御史大夫納麟承詔卽起仍命兼太尉設僚屬總制江浙江西湖廣三省軍馬詔遣直省舍人海玉傳旨慰諭之納麟北面再拜曰臣雖耄老敢不黽勉從事盡餘生以報陛下至則修築集慶城郭會江浙杭城失守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失列門引兵

往援次于采石納麟使止之曰聞杭賊易破不足憂今宣城危急先宜以兵救宣城乃調典瑞院使脫火赤率蒙古軍應之大破賊于壩下門宣州以安已而賊陷徽州廣德常州宜興溧水溧陽蔓延丹陽金壇句容略上元江寧游兵至鍾山集慶勢甚危納麟乃力疾治兵部署士卒命治書侍御史左荅納失理守城中中丞伯家奴戍東郊是時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軍和州納麟遣使求援也先帖木兒曰我奉命鎮江北不敢往援江東納麟復遣監察御史鄭鄴力促其行也先帖木兒引步騎度采石至臺城入候納麟疾納麟喜卽以

其故聞于朝已而也先帖木兒兵東趨秣陵殺賊二千餘人平湖熟鎮盡復上元注寧境乘勝入溧陽溧水賊潰奔廣德其據龍潭力山者奔常州時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主旦入右丞佛家闍亦引兵來會所在羣賊皆敗北州郡悉平十三年納麟固請謝事從之命太尉如故乃退居慶元十六年九月詔以江南行臺移置紹興復以納麟爲御史大夫仍太尉明年移治紹興十八年赴召由海道入朝至黑水洋阻風而還十九年復由海道趨直沽山東俞寶率戰艦斷糧道納麟命其子安安及同舟人拒之破其衆於海口八月抵京師帝遣使勞以

上尊皇太子亦饋酒脯而納麟感疾日亟卒于通州年七十有九

某故闕于朝已而亂先帖木兒... 餘人平湖熱鎮... 潰奔廣德其... 政事三月八日... 北州郡悉平... 乃還民... 納... 出... 十百六

元史卷一百四十二 前而... 湖... 熱日... 卒于... 蘇... 平

